

莎士比亞的  
奧賽羅

梁實秋譯

William Shakespeare 著  
梁實秋 譯

奧賽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07 0757 1

# 序

## 一 著作年代

奧賽羅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其著作的年代，最早不過一六〇一年，最晚不過一六〇五年，換言之，正是在莎士比亞的思想和藝術最成熟的時候。現在一般批評家所公認的，是一六〇四年。

就「外證」論，最有力的證據是一八四二年Peter Cunningham用莎士比亞學會的名義刊印的一部宮廷娛樂簿記（“The Revel's Accounts”），此種簿記原是宮廷演劇費用支出的帳簿，前此已被利用過，據以論斷莎士比亞的著作的年代，但是Cunningham所發表的這一部簿記卻是前此未被發現的一部分，據說這是「第十二冊」內中記載斷自一六〇五年十一月。在該簿記的第二〇三頁上我們看見關於奧賽羅的一段驚人的記載，這段記載雖然冠以「一六〇五年」字樣，但據其他記載之比較研究，則奧賽羅實於一六〇四年十一月一日演於內廷。馬龍於一八二一年就發表過一段議論，懸擬奧賽羅的最初公演在一六〇四年，至是我們始得一確證。可惜的是，Cunningham是一個非常狡猾的人，慣做偽據以惑人，他所據以刊印宮廷娛樂簿記的原本，現已不知

下落，但據當時專家審閱的結論，以為簿記是真的，而關於沙士比亞的記載卻是很可疑的。很多批評家斷定這是僞據，可是最近的學者如 E. K. Chambers 等又有承認其為真實文件的趨向。

再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奧賽羅裏有許多詞藻句法很明顯的是借自蒲林尼自然史之英譯，而該英譯是在一六〇一年刊行的，故奧賽羅之著作，當不能早於一六〇一年。

就「內證」論，我們看出第一版四開本的奧賽羅（刊於一六二二年）的內容和第一版對折本中的奧賽羅有一點頗有意義的出入，那便是四開本裏有許多咒罵發誓的詞句，而對折本則對於這些地方大事改削。可見得這是一六〇五年政府禁止戲劇界瀆襲神明的禁令的效果。四開本是根據最初演劇時使用的稿本印的，所以內容仍保持本來面目，而對折本必是根據一六〇五年以後曾經改削過的版本。故奧賽羅之作不能遲於一六〇五年，殆無可疑。

## 二 版本歷史

奧賽羅作於一六〇四年，以後曾屢次公演。是年十一月一日演於內廷白宮之宴會廳；一六一〇年四月三十日演於圓球劇院，觀劇者有德國威登堡之弗得利克親王；一六一三年二月間，於伊利沙白公主婚典時亦曾出演。此劇雖然是受歡迎，然於沙士比亞生時卻從未付印，這也是一件怪事。

此劇之最初印行是一六二二年，是爲第一版四開本，其標題頁如下：

The Tragedy of Othello. The Moore of Venice. As it hath been diverse times acted  
at the Globe, and at the Black-Friers, by his Majesties Servants.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London. ....

發行人的名字叫 Thomas Walkley，他在卷首寫了一短篇致讀者書，聲明『著者已死』，發行由彼自己負責云云。

翌年第一版對摺本出。

一六三〇年，第二版四開本出，內容係根據第一版四開本而又參酌對摺本修改而成，其修改處有合理者，亦有滑稽不通者。

一六五五年，第三版四開本出，係第二版之重印，殊無價值。所以，只有第一版四開本與對摺本有研究之價值，因爲這是兩個不同的版本。

第一版四開本與第一版對摺本優劣殊不易言。其差異處大約有兩項：（一）四開本之文字較近當時之方言，例如對摺本中之 have been 二字在四開本即拼做 ha bin，此外如 on 代替 them，handkercher 代替 handkerchief，不勝枚舉。（二）對摺本大約有一百六十行爲四開本所無，而四開本亦有十餘行爲對摺本所無。

此外文字中之差異，則互有優劣，未可強分軒輊。四開本大概是根據排演脚本而印，印時復有遺漏，故行數較少。

### 三 故事來源

意大利的短篇小說 (novella) 在伊利沙白時代的英國是很流行的，尤其是班戴婁 (Bandello 1480-1561) 和欽蒂歐 (Cinthio 1504-73) 的作品。這一派作品繼承 Boccaccio 的風格，以描寫中產階級人物之形形色色為務，故常為寫實的，故到了莎士比亞手中往往就成了喜劇的好材料。而奧賽羅是例外，奧賽羅是根據這樣一篇小說編成的，但成了最偉大的悲劇之一。

欽蒂歐作故事百篇 (Hecatommithi) 述一五二七年羅馬被掠後十個男女航海逃至馬賽時所講的故事，刊於一五六五年。這部集子，同十日談一般，是按照性質分組的，第三組的總標題是『夫與妻之不忠實』，奧賽羅的故事正是這第三組的第七篇。這故事對於莎士比亞是熟習的，因為當時雖然沒有英文譯本出現，法文譯本在一五八四年是就刊行了的。

莎士比亞編過的劇情和意大利原文的情節微有出入。(一)動作在原文裏是較為遲緩，廉爾與德斯底蒙娜在威尼斯已安居多日，然後纔有陰謀。(二)在原文裏，旗手私戀德斯底蒙娜而不得逞，遂以為係卡希歐（營長）從中作梗，並以為德斯底蒙娜亦愛卡希歐，故陰謀陷害以為洩忿之計。(三)旗手之妻實參預其謀。(四)

原文中營長家裏有一婦人描繪手絹之繡花樣，而莎士比亞劇中描繪花樣之事則係交托娼婦畢安卡充任，且伊又拒絕描繪。(五)關於德斯底蒙娜之死及其後事，原文與莎士比亞劇亦迥異。(六)政治的及軍事的背景，原文中幾全未備。莎士比亞利用一五七〇年之土耳其人攻塞普勒斯之舉為全劇動作之背景。(攻塞普勒斯之役在欽蒂歐作品發表之後)。

#### 四 奧賽羅的特點

此劇之特點，據布拉德萊 (Bradley) 教授看，可分做六點來說。第一，在結構方面此劇為莎士比亞作品中之最完整者，且其方法亦甚奇特。「衝突」發生得很遲，劇情進展甚速，逐步推演以迄於最後悲慘之結局；衝突開始之後，毫無「滑稽的弛緩」之可言；一般讀者的感想總覺得奧賽羅裏沒有真正的丑角。第二，性慾方面的嫉妬是極強烈的一種情感，奧賽羅因誤會而妬火狂熾，以至於犯罪，這題材是極動人的。「嫉妬」不比「野心」，「嫉妬」本身是可羞恥的，嫉妬可使人變獸。一個偉人，因妬而殺，殺死的又是最溫柔的女子，這是比別種謀殺都要悲慘的。第三，德斯底蒙娜的消極忍受也是一個特別苦痛的因素。她的無辜的受害，並且無告的受苦。第四，劇情的進展完全是依賴亞高的陰謀詭計，以陰謀詭計為劇情之中心者，奧賽羅殆為唯一之例。讀此劇者無不靜心屏息以觀其最後之結局，佈局若是之引人入勝，奧賽羅在莎士比亞劇中絕無倫比。第五，莎士比亞其他重要悲劇類皆描寫較悠遠之事

蹟，惟奧賽羅則寫當時之近事，實爲近代生活之描寫。土耳其攻塞普勒斯乃一五七〇年間事，並且劇情爲家庭慘變，較以國家大事爲題材者更易引人之領略傷感。第六，劇情範圍甚爲狹隘，而黑暗的命運的勢力則逼人而來，令人無從脫逃。亞高之計固毒，然非機緣巧合則其計亦不得售，好像命運也在幫助着惡人。這是沙氏別的悲劇所不能給的一種印象。（沙士比亞的悲劇第一七七至一八三面）。

布拉德萊的批評的確是很精當的。在藝術方面講，奧賽羅是沙氏悲劇中最完美的一篇，最富戲劇性，編製得最緊湊，但不一定是最偉大的一篇。奧賽羅和李爾王正相反，李爾王是極偉大的，但在藝術上不是最完美的。奧賽羅是以緊張的形式講述了一段離奇的故事；李爾王是以鬆懈的形式講述了一段動人的故事。奧賽羅使我們慘痛；李爾王使我們哀傷。



## 例言

(一)譯文根據的是牛津本，W. J. Craig編，牛津大學出版部印行。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是很繁複的，完全依照『第一對摺本』(First Folio)不是一個好的政策，因為『四開本』往往有優於『對摺本』的地方。若是參照『四開本』與『對摺本』而自己酌量取舍另為編纂，則事實上無此需要，因早已有無數的批評家從事這種編纂的工作。劍橋本與牛津本便是此種近代編本中最優美流行的兩種。牛津本定價廉，取攜便，應用廣，故採用之。

(二)牛津本附有字彙，但無註釋，譯時曾參看其他有註釋的版本多種，如Furness的集註本，Arden Edition，以及各種學校通用的教科本。因為廣為參考註釋的原故，譯文中免去了不少的舛誤。

(三)莎士比亞的原文大部分是『無韻詩』(Blank Verse)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韻的排偶體』(Rhymed Couplet)。凡原文為『押韻的排偶體』之處，譯文即用白話韻語，以存其舊，因此等押韻之處均各有其特殊之作用，或表示其為下場前最後之一語，或表示其為一景之煞尾，或表示其為具有格言之性質，等等。凡原文為散文，則仍譯為散文；凡原文為『無韻詩』體，則亦譯為散文。因為『無韻詩』中文根本無此

體裁；莎士比亞之運用「無韻詩」體亦甚爲自由，實已接近散文，不過節奏較散文稍爲齊整；莎士比亞戲在舞臺上，演員並不啻呀吟誦，「無韻詩」亦讀若散文一般。所以譯文一以散文爲主，求其能達原意，至於文節奏聲調之美，則譯者力有未逮，未能傳達其萬一，惟讀者諒之。原文中之歌謠唱詞，悉以白話韻語譯之。

(四)原文晦澀難解之處所在多有，譯文則酌採一家之說，雖皆各有所本，然不暇一一注明出處。原文多「雙關語」(pun)，苦難逐譯，可譯者則勉強譯之，否則只酌譯字面之一義而遺其「雙關」之意義。原文多猥褻語，悉照譯，以存其真。

(五)註釋若干則附於卷末，不求豐瞻，僅就非解釋則譯文不易被人明瞭之處略爲說明，係爲幫助不解原文者了解譯文之用，不是爲供通家參考。卷首短序，亦僅敘述各劇之史實並略闡說其意義。

# 奧賽羅

## 劇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布拉班希歐，元老。

其他元老數人。

格拉希安諾，布拉班希歐之弟。

婁都維可，布拉班希歐之族人。

奧賽羅，一摩爾貴族，在威尼斯軍中服務。

卡希歐，奧賽羅之副官。

亞高，奧賽羅之旗手。

洛德里高，威尼斯一紳士。

奧賽羅 劇中人物



奧賽羅 劇中人物

蒙台諾在奧賽羅之前任塞普勒斯提督。

小丑，奧賽羅之僕。

德斯底蒙娜，布拉班希歐之女，奧賽羅之妻。

伊米利亞，亞高之妻。

畢安卡，卡希歐之情婦。

水手，紳士，使者，音樂師，傳令官，及隨從等。

地點——第一幕在威尼斯；

其餘各幕在塞普勒斯之一海口。

## 第一幕

第一景 威尼斯一街道

洛德里高與亞高上。

洛 咄！再別和我說起；我真傷心，你，亞高，你據有我的錢袋，好像袋上的帶子是屬於你的一般，而你居然預聞這件事。

亞 嗜，你不肯聽我說；我若夢想到有這樣的事，隨你怎麼憎惡我。

洛 你和我說過你是恨他的。

亞 我若不恨他，你不用看得起我。這城裏三個大人物，親自給我說情，推舉我做他的副官，都向他脫帽致敬。

了；並且說句良心話，我很知道我自己的身價，不見得不配那個位置；但是他呢，一味的驕傲任性，說了一大套充滿軍事名詞的浮誇的話，對他們只是支吾；最後，使得薦我的人撤銷原案；因為他說，「真是的，我早已選定我的副官了」。那是誰呢？老實說罷，是一位大數學家，一個名叫邁克爾卡希歐的，一個裴冷翠人，爲了一個漂亮女人幾乎下地獄（註一）；他從沒有帶過隊伍上戰場，講到指揮戰事他不見得比一位處女懂得更多；只懂得紙上空談，然而文官又何曾不能和他一樣說得動聽；只是空談，毫無實際，這就是他所有的軍人資格。但是他，先生，居然中選了；而我呢——他曾親

眼看見過我在羅底斯在塞普勒斯以及其他基督教及異教的國土上顯過身手——倒要被這帳房先生佔了上風；這打算盤的他，不久就要做他的副官，而我——上帝瞎了眼！——做那摩爾人的旗手。

洛 天吶，我倒想做他的劊子手哩。

亞 噯，這沒法辦；當兵的就是這樣倒霉，升發要靠推薦和私情，並不按照慣例依資格順序遞補。現在，老兄，你自己想想，我可有什麼正當理由必要愛那個摩爾人。

洛 那麼我就不追隨他了。

亞 啊！先生，你放心；我跟他，另有我的打算；我們不能都做主人，做主人的也不都是不能令人效忠的。可是你看多少屈膝盡職的僕人，甘心爲人奴役，消耗了一生，像是主人的驢子一般，只贏得一把草料，等到老時，被開革了；這樣的忠僕該用鞭子抽！此外還有一種人，裝

出盡職的樣子，但是一心一意的顧慮着自己的利益，只對主人們做出服務的神氣，靠他們得利，當他們的衣囊肥滿的時候便爲他們自己而服務了；這樣的人是有心計的；老實說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因爲，先生，像你確是洛德里高一般，我若有那摩爾人的地位，我也確不是如今的亞高了；我跟他，我正是跟着我自己哩；老天來裁判，我決非爲了感情和職守來跟他，只是故意做出這樣子，好達到我個人的目的；如其我的外表的行動顯示出我內心的隱衷，那麼我不久就把我的心放在袖頭上讓烏來啄（註二）；我不是像我表面上這樣的一個人。

洛 如其他真這樣幹了，那厚嘴唇的傢伙真不知是交什麼樣的好運哩？

亞 噯，起她的父親；喊醒他，去追他，打破他的快樂，在街

上給他宣布，激起她的族人，雖然他住在溫柔鄉裏，我們用一羣蒼蠅去擾他；雖然他的快樂是真快樂，我們要給他一點煩惱，令他的快樂也要減色。

洛 這就是她父親的家了；我大聲喊。

亞 你喊：要用怕人的腔調，淒絕的哀號，像是望見了一座繁庶的城池夜間不慎失了火一般。

洛 嚷，嘈！布拉班希歐！布拉班希歐先生，嘈！

亞 醒醒罷！嚷嘈？布拉班希歐！有賊啦！有賊啦！有賊！留神你的家，你的女兒，你的錢袋！有賊了！有賊了！

布拉班希歐立窗臺上。

布 叫得這樣可怕，倒是什麼緣故？有什麼事體呀？

洛 先生，你家裏的人都在家嗎？

亞 你的門是上鎖了麼？

布 怎麼啦？你們爲什麼要問這話？

亞 不得了！先生，你被搶了；好難看，穿上衣服罷；你的心碎了，你的魂靈已失了半隻；就在這時候，現在，就是現在，一隻大黑羊正和你的那隻小白羊交尾呢。起來喇，起來喇！快敲鐘驚醒酣睡的人們，否則那惡魔要使你當外祖父哩。起來喇，我說。

布 什麼！你是瘋了嗎？

洛 頂尊貴的先生，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布 我聽不出，你是誰呀？

洛 我名叫洛德里高。

布 愈發不歡迎了；我曾警告你不可上門打擾；你也會聽我爽爽快快的告訴過你，我的女兒是不能給你的；你如今酒醉飯飽之後，瘋瘋癲癲的有意取鬧，驚擾我的安眠。

洛 先生，先生！

布 可是你要知道，我的忿怒，我的地位，都有權力可以使你因此吃苦呢。

洛 別急，好先生。

布 你方纔和我說的是什麼盜劫的事？這是威尼斯；我的家也不是僻靜的村舍。

洛 最尊嚴的布拉班希歐，我誠心誠意的前來見你。

亞 噢！先生，你這樣的人，本來要做好事，可是惡魔吩咐你不要做好事，你就不肯做了。我們好意前來幫你，你以為我們是流氓，那麼你的女兒可就要被一匹巴巴里的馬給姦了，你的外孫就快要向你嘶嘶的叫了；將來駿馬是你的表親，矮馬是你的近戚。

布 你是什麼下賤的東西？

亞 先生，我是前來給你報信的人，你的女兒和那個摩

爾人現在正演着「背搭背」呢。

布 你是一個下流的東西。

亞 你是——一個元老。

布 這件事你要負責；我認識你，洛德里高。

洛 先生，什麼責任我都負。但是，我請問你，這事你是否願意，是否你已經允許的，——我看你許是有一點願意，——你的美麗的女兒，在這靜悄悄的夜半之後，微服簡從的只隨了一個普通受雇的船夫逃到那淫蕩的摩爾人的粗大的臂抱裏去，——假如這事你是早已知道的，並且得到你的允許的，那麼我們實在是太鹵莽對你不起了；但你若不知道這件事，我覺得你對我們未免錯怪無禮。你不要以為我是悖棄一切禮貌，來和尊駕頑笑；你的女兒，我再說一遍，假如不是你允許她的，她實在是太膽的叛逆了；把她的孝道，美貌，聽



明家世，一齊交給了一個到處流浪漂泊的生人。你自己立刻去看看罷；假如她是在她寢室裏或是在你這裏，任憑你按照國家法律治我以欺詐之罪。

布 點火，啊！給我一枝蠟燭！喊起我所有的家人！這意外事有點像我的夢；夢境已經使我擔憂不淺。點燈啊，我說點燈！（自樓窗退）

亞 再會罷，因為我得離開你；假如我留在此地，怕要傳我去和那個摩爾人質證，這於我的地位頗不適宜；這件事雖然可以給他一些打擊，我知道政府卻不見得準能把他免職；因為爲了十分緊急的緣故，他奉派去參加賽普勒斯戰爭，——現在正在進行中，——像他這樣的統帥三軍的人物，他們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因此，雖然我恨得他像是地獄裏的苦痛似的，但是爲了目前的必要，我還得掛出一面親愛的幌子，實在只是

幌子而已。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他，到箭星旅舍去搜尋；我也就到那裏去會他。那麼，再會罷。（下）

布拉班希歐率僕衆持炬上。

布 這事一點不假了：她是走了，我此後受人奚落，只合獨自哀傷。喂，洛德里高，你在那裏看見她的？啊，不幸的女孩！你是說，和那摩爾人在一處嗎？他很可以做一個父親哩！你怎麼知道那是她呢？啊，她騙得我出乎意料。她對你說什麼？多點幾隻蠟燭來！把我所有的家人都喊起來！他們已經行婚禮了嗎？據你想？

洛 真的，我想他們是結婚了。

布 天呀！她是怎樣出去的？啊，骨肉的叛逆；做父親的人們，此後不要看了你們的女兒們的行動就信任她們的心。不是有些符籙能騙取青春少女的真操麼？你沒

讀到過這一類的事情麼，洛德里高？

洛 是的，先生，我讀過的。

布 去喊起我的哥哥，啊！但願能尋到她。你們幾個向這邊去，你們幾個那邊！你知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可以尋到她和那摩爾人嗎？

洛 我想我可以找到他，假如你願意召集幾個好的護衛隨我一同去。

布 請你引路。每家我都要去；大多數都是聽我調遣的。去擊武器，嘈！再喊幾名巡夜的特務警察。走罷，好洛德里高；我必酬勞你的辛苦。（衆下）

第二景 又一街道

奧賽羅，亞高，及隨從等持炬上。

亞 雖然在戰爭中我曾殺過不少人，但我認定不預謀

殺人是我的良心的要素；我缺乏一股狠勁兒，那有時是很有用的。有九回或十回我想從他這脅骨底下戳進去。

奧 還是隨他去好一些。

亞 不，但是他竟瞎說，對於將軍說些十分卑鄙冒犯的話，加之我沒有多大的容人之量，我簡直難以忍耐了。但是我請問，先生，你們可是牢牢實實的成婚了麼？你要知道，這位大官兒頗得人心，他的權勢比公爵還要大兩倍；他能令你們離婚，或以法律允許他執行的一切限制和懲罰來盡力的壓迫你。

奧 由他去洩憤；我對政府所立的功勞可以壓倒他的聲訴。現在大家還不知道，我明知若是宣布出來，那是一件值得誇口的體面事，我本是皇族的血胤，並且以我的功勞而求我如今已得的這樣的權勢，也可毫無

愧怍；亞高你要知道，若非是我愛那溫柔的德斯底蒙娜，縱然把大海的寶藏都給我，我也不肯將我的自由的生活陷於家室之累。可是，你看，那邊來的是什麼光亮？

亞 那就是被喊起來的父親和他的朋友們；你最好是進去罷。

奧 我不；我決不躲開；我的本領，我的名位，我的光明的胸襟，都可以給我好好的作證。那是他們嗎？

亞 嘿，我想不是。

卡希歐及警吏等持炬上。

奧 原來是公爵的部下和我的副官。夜裏好啊，朋友們！有什麼消息？

卡 公爵問候將軍，並請火速前去一晤，請立刻去。

奧 是什麼事，據你想？

卡 我猜想，大概是賽普勒斯那方面的什麼事。是件很緊急的事；水上警官這一夜接連着派出十二道信差，已經喊起好些位委員在公爵府裏開會呢。他們很緊急的請你就去；到你家裏去沒有尋着，元老院又派人分三處去尋你。

奧 我幸虧讓你尋到了。我到這屋裏說一句話，就和你同去。（下）

卡 旗手，他在這地方做什麼？

亞 真是的，他今天夜裏搶到了一隻「早船」；假如那能成爲合法的掠奪品，他真一輩子享福了。

卡 我不懂。

亞 他結婚了。

卡 跟誰？

奧賽羅上。

亞 眞是的，就是跟——來，將軍，你就去罷？

奧 同你去。

卡 又來了一隊人來尋你。

亞 那是布拉班希歐將軍，要小心；他來不懷好意。

布拉班希歐，洛德里高，及警吏持炬械上。

奧 喂！站住！

洛 先生，正是那個摩爾人。

布 動手捉賊！（雙方拔劍）

亞 你，洛德里高來呀，先生，我對付你。

奧 把你們的光亮的劍收起來罷，沾了露水要生鏽的。

老先生，你的年紀比你的武器更足以服人些。

布 啊！你這奸賊！把我的女兒藏到那裏去了？你這該

死的奴才，你竟誘惑了她；因為我根據一切常情來判斷，假如她不是受了魔術的束縛，焉能以這樣一個溫柔美麗幸福的少女，對國內風流豪富的男人求婚一律拒絕，而偏要甘冒世人訕笑，從家裏逃奔到你這樣一個東西的漆黑的胸懷裏；只是可怕，毫無可喜。請世人替我判斷，那是不是很明顯的你對她施用了邪術，用了迷心的毒藥，害了她的脆弱的青春；這事我要請法庭來檢查；這樣想法還近乎情理。所以我當你是一個社會的蠶賊，是施用遠禁的邪術的人，來逮捕你。動手捉住他；他若敢抵抗，格殺毋論。

奧 住手，幫我的人和其他的人；若是到了我應該動手打的時候，我就會知道，不用人來提醒我的。你要我到那裏去對質你的控訴？

布 到監牢裏去；等到法庭開審的適宜的時期再傳你出來對質。

奧 我就服從又當如何？可是公爵如何能夠滿意，他剛派來的人還在我身邊，爲了緊急國事喚我前去見他？

吏 啓稟大人，這是實在的；公爵正在開會，我想一定有人也正在去請大人呢。

布 什麼！公爵開會！在這夜深的時候！帶他走。我這案件非同小可；公爵本人，或當局的我的任何弟兄，一定覺得這冤抑等於身受一般；因爲這樣的行爲若任其消遙法外，奴才異端都將要成爲我們的政治家了。（衆下）

### 第三景 會議室

公爵及元老等圍桌坐。侍從等隨伺。

公 這些消息紛歧，殊難令人置信。

元老甲 真是的，消息太不一致；我接到的一封信說是  
一百零七隻戰艦。

公 我聽說是一百四十隻。

元老乙 我聽說是二百隻；但是雖然這些消息數目上  
不甚相符，——這一類的報告，原是揣測之辭，是難免  
出入的，——不過他們卻一致的證實有一隊土耳其  
戰艦向着賽普勒斯駛去。

公 這的確是很可能的事；我並不因消息的矛盾而就  
放心，我承認這事本身是很要戒懼的。

水手 （在內）喂！喂！喂！  
艦隊上的信差。

一水手上。

公 喂，有什麼事體？

水手 土耳其艦隊向羅底斯去了；安哲婁大人命我前來報告。

公 對於這一變你有何高見？

元老甲 必不會有這樣事，這是不合理的；這不過是故弄狡獪，閃爍我們的耳目罷了。我們要想想塞普勒斯對於土耳其是何等重要，並且我們還要知道，塞普勒斯比羅底斯對於土耳其人不但關係密切，而且還容易進攻，因為並無防禦的設備，沒有羅底斯那樣的要塞；我們若想到這一點，便該料到土耳其人絕不至於如是之蠢，把最關重要的反到留在最後，放棄輕而易舉的事不做，反到要冒勞而無功的危險。

公 對了，敢說一定不是到羅底斯去的。

吏 又有消息來了。

一信差上。

差 啓稟衆位大人，土耳其艦隊直駛羅底斯島，在那裏和一隊艦隊取得聯絡，充做後備。

元老甲 哼，果不出我所料。據你猜想，有多少隻？

差 有三十隻；現在他們重新回駛，毫無隱蔽的直向塞普勒斯駛來了。你的忠勇的疆臣蒙台諾大人職責所在，敬以上聞，並請毋疑。

公 那麼必是攻打塞普勒斯去了。馬可斯陸奇可斯，他在城裏沒有？

元老甲 他現在翡冷翠。

公 給我寫信給他，急速寄去。

元老甲 布拉班希歐和驍勇的摩爾將軍來了。

布拉班希歐，奧賽羅，亞高，洛德里高，及警吏等上。

公 勇敢的奧賽羅，我們要立刻派你去抵禦我們的國

敵土耳其。（向布拉班希歐）我沒看見你；歡迎得很。

我們今夜正需要你的高見和你的幫助呢。

布 我也正需要你的幫助呢，公爵在上，敬請恕罪；我並

非是因為我的地位或是聽到什麼消息纔從牀上起

來的，國家大事也並未使我憂慮，因為我私人的悲哀

實在是太猛烈太慘痛了，所以吞滅了其他的悲哀，而

其本身的苦痛永不得消。

公 怎麼，有什麼事？

布 我的女兒啊！我的女兒。

公 死了麼？

元老等

布 噢，對我算是死了；她受騙了，被劫去了，被那江湖醫

生販賣的毒藥給迷蒙了；她好好一個人，又不瞎，又不

傻，若非被邪術所惑絕不至於做出這樣的大錯。

公 無論是誰下的毒手，使得你的女兒失了神志，使得

你失了女兒，國家自有法典，你不妨自己去看看那嚴

峻的條文；縱然你所控告的是我自己的兒子，也要從

嚴法辦。

布 多謝公爵厚愛。那人就在此地，就是這個摩爾人；大

概是爲了國事你特令他前來的。

公 我們很是抱憾。

元老等

公 （向奧賽羅）關於此事你自己有何話說？

布 無話可說，事情原是如此。

奧 最尊嚴有力的諸位先生，我的高貴明察的官長，我

帶走了這老頭子的女兒，這是很確實的；的確，我已經娶了她；我開罪的極頂不過如此而已。我說話鹵莽，我不善於委婉的措詞；我這兩隻胳膊自從有了七歲的力量，直到如今休息了九個月；一向是在營盤裏而效力；除了關於衝鋒陷陣的事情以外，我是不懂什麼事的；所以我若爲自己辯護，怕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但是如蒙耐心垂聽，我可以直率無飾的把我戀愛的經過完全講述出來；我用的是什麼毒藥，什麼符咒，什麼邪術，什麼魔法，纔贏得了他的女兒，因爲我是被控告會用這種手段的。

布 她是一個從不放肆的女子；天性是如此的端詳，心頭一動便先自赧顏；她居然不顧本性，年紀，國家，名譽，以及一切，去和那她看上去都要害怕的人發生戀愛！若說這樣完美的人品能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荒唐

事，這真是最乖謬不過的判斷，這事究竟何以能够發生，一定要先考究惡魔的狡猾的手段然後纔可以判斷哩。我所以再說一遍，他必是用了一種能迷人心竅的藥品或是以符咒發生此種效驗的藥劑，將她誘惑。公 單是這樣說，不是證據，你沒有提出比這些虛薄類似的平凡的根據更爲確實顯明的實證。

元老甲 但是，奧賽羅，你說你是用不合法的強迫手段來毒害奪取這年青女郎的情愛；還是用請求的方式和心心相印的密談得來？

奧 我請求你，派人到箭星旅館把那女郎接來，讓她當着她父親的面前替我回答罷；假如在她口中你發現我的罪惡，請不僅削去你給我的信任和官職，還請你將我處死。

公 叫德斯底蒙娜來。



奧旗手，你引他們去；那地方你最認識。（亞高及侍從等下）

在她未到之前，我可以對天認罪那樣坦白的態度來盡情的稟告，我如何得到那美麗女郎的歡心，她如何得到我的愛慕。

公 你說罷，奧賽羅。

奧 她的父親喜歡我；常常請我到他家去；總是問我生平的閱歷，我所經驗過的戰事，圍城，以及各種的禍福。我便從童時講起，一直講到他當時問我的那天爲止；這其間我講起一些頂慘酷的遭遇，海上陸上的驚人的變故，城破人亡時之間不容髮的逃生，被強敵虜去販賣爲奴，然後又贖身遠走的故事；於是我又有機會講起龐大的山窟和荒涼的沙漠，頂可摩天粗野的崇岩峻嶺；以及互相吞食的生番，和那些肩上沒有頭

的人類。德斯底蒙娜便非常喜歡聽這些故事；但是家事總是把她叫走；她急速把事情料理過後，立刻回來又貪求無厭的聽我的故事。我看出了這一點，有一回便選了一個適宜的時間，用巧妙的方法引得她誠摯的來請求，要我把她偶然聽到的一星半點的故事重新的全盤講述一遍；我便答允了；有時我講起我年青時遭受的苦難，常能使她流淚。我講完了故事，她便報以長吁短嘆；她還賭咒說，這真新奇，真太新奇；這真可憐，真太可憐；但她願不會聽這故事，但她又願上天給她這樣的一個丈夫，她向我道謝，並且她又說，假如我有一個朋友是愛她的，只消我教他能講我的歷史，那人便可得到她的歡心。我得到這樣的暗示便開口說了：她是因爲我曾經危險而愛我，我亦因她的同情而愛她。我所用的魔術僅僅如此：女郎來了，請她來證實

罷。

德斯底蒙娜，亞高，及侍從等上。

公 我想這樣的故事也許能得我的女兒的歡心哩。好  
布拉班希歐，這不幸的事情，委曲求全罷。我們寧用破  
爛的武器，總勝似赤手空拳。

布 我請你聽她說罷：若是她承認她有一半的情意，我  
再怪罪他，讓天罰我過來，尊貴的小姐：在座的諸位貴  
人當中，你知道你該最服從那一個嗎？

德 嚴父在上，我看出我現在是有兩方面的義務：我的  
生命教養都是由你而來的，教我如何能不尊敬你；你  
是我該服從的長上，因為我是你的女兒；但是現在又  
有我的丈夫；我的母親當初之服從你，勝過服從她的  
父親。所以我要求對於我的夫主摩爾人也有同等的

服從的義務。

布 上帝保佑你！我完了。公爵在上，請討論國家大事罷：  
早知如此，我寧願過繼一個孩子，也比親生的好些。請  
過來，摩爾：假如你不是已經得到我的女兒，我現在便  
真心誠意的把我真心誠意的所不願給你的女兒給  
你。爲了你，寶貝，我衷心的喜歡我幸虧沒有別的孩子  
了；因爲你這回私奔實在是教我使用暴虐，給孩子們  
拴上木枷。我說完了，先生。

公 讓我也像你似的來說幾句話，讓我來說幾句格言，  
或者可以作個梯階幫助這一對情人得到你的歡心。

事到了無可挽救，禍到了終頭，

只得取消那依賴着希望的憂愁。

若竟哀悼已成過去的不幸，

那便是招引新的不幸的捷徑。

命運的奪取固然不可抗爭，

忍耐能使她的傷害徒勞無功。

被奪者的微笑反倒偷了賊人，

無益的悲傷只是掠奪自身。

布

那麼賽普勒斯由土耳其去侵佔，

只消我們能微笑，便算不失陷。

沒有憂愁的人纔愛聽這格言，

他感覺的只是聽時的一點慰安。

若把格言和憂愁都一齊忍受，

便要向忍耐借債，來償補憂愁。

這些格言，使人甜，或使人苦，

兩面都有力，意義大是不清楚：

話究竟不過是話；我從沒聽說，

耳中的言語能把碎心來撫摩。

我請你，進行公事罷。

公 土耳其人以盛大的武備，向着塞普勒斯駛去。那地

方的形勢，奧賽羅，你知道得最詳細；雖然在那裏我們

已經有了一位夙稱幹練的大員，但最有勢力的輿論

認為你是較為妥當些；所以你得要糟塌你這一身光

彩的新裝，來擔任這較為辛苦的遠征哩。

奧 諸位元老，嚴厲的習慣早把鑽石一般的戰場變成

我的揀過三番的絨毛褥；我承認我在堅苦中能感覺

得夷然自適，我現在就擔任這抵禦土耳其人的戰事。

我敬懇公爵設法給我的妻以適當的安置，關於居住

費用諸事，還要合於她的身分的供養和陪伴。

公 假如你願意，就教她住在她父親家裏罷。

布 這我可不願意。

奧 我也不願意。

德 我也不願意；我不願住在那裏，在他眼前徒使他心裏不樂。尊貴的公爵，請你聽我稟告；並求恩准成全我的愚衷。

公 你願怎樣，德斯底蒙娜！

德 我對命運之大膽抵抗的行爲可以向世界宣稱，我愛這個摩爾，情願和他同居；我的心已經變得能够追隨我的丈夫的職務；在他的心裏我看見奧賽羅的相貌，我已把我的靈魂和命運貢獻給他的名譽和武功。所以，諸位元老，若留我在後面，苟且偷生，而令他去打仗，把我愛他的義務完全剝削，在他去後我只得度困苦的日子了。讓我跟他去罷。

奧 請你准她罷。上天鑒證，我作這個請求不是爲慾望的享樂，也不是爲了熱情的需要，——我的青春的熱情早已消歇，——不是爲我自己的滿足，而是爲的使

她心安；並且上天不准你們過慮，莫要以爲她在我身傍，便致貽誤你們的要事。不若是生翼的愛神之輕佻的遊戲蒙蔽了我這一雙睜着有用的眼，以致耽於昏戲而荒廢職務，請讓賤婦人拿我的盃去當鍋用，讓一切卑鄙可恥的災難來進攻我的名譽！

公 她的去留，就由你們私下決定罷。事不宜遲，要急速進行。

元老甲 你今夜就要動身。

奧 很願意。

公 早晨九點我們再在這裏集會。奧賽羅，你留下一個官員，好把我的委任狀遞交給你；以及其他與你有關的重要事件。

奧 遵命，就留下我的旗手罷；這人誠實可靠；我的妻就交他護送，公爵有何吩咐亦可一齊交他傳遞。

公 就這樣辦。諸位都再會罷。(向布拉班希歐)

如其美德本身不缺乏美，

你的女婿也很美，雖然有點黑。

元老甲 再會了，勇敢的摩爾！好好的待遇德斯底蒙娜。

布 留神，摩爾，你若有眼睛的，

她騙了她的父親，也許要騙你。(公爵元老等及隨從等下)

奧 我敢以性命做賭，她是不變心的！誠實的亞高，我把

我的德斯底蒙娜交給你；我請你，教你的妻來陪伴她；

在最適宜的時候你隨後就送她們前來。走罷，德斯底

蒙娜；我只能和你再消磨一個鐘頭的情愛，和私事的

擷摺；我們必要遵守時間。(與賽羅與德斯底蒙娜下)

洛 亞高！

亞 你有什麼說的情種？

洛 你說我怎麼辦呢？

亞 怎麼，上牀睡覺去。

洛 我立刻就去淹死我自己。

亞 好罷，你要是真去，我以後永不愛你了。何苦來呢，你這蠢人！

洛 活着是受罪而還要活着，那纔是蠢；死是我們的醫生，我們就按方去死罷。

亞 啊！卑鄙呀！我活在世上也有四七二十八年了，自從我能辨別利害以來，還不曾遇到一個知道自愛的人。

我若是說我爲了一隻母雞要去尋死，我一定先要和猩猩換一副頭腦。

洛 我應該怎樣辦呢？我承認我的癡情是可恥的；可是我自己沒有力量來糾正呀。

亞 力量！那是胡說！我們變成這樣，或那樣，這全在我們

自己。我們的身體好比是花園，我們的意志便是園丁了；所以我們若是要種蕁麻，或是栽蒿苳，植薄荷，藝茴香，滿園蕃殖一種香草，或是各色雜陳，園地荒蕪，或是勤施肥料，這唯一的抉擇的權力都在我們的意志。假如在我們的生活的天秤上，沒有一盤的理智來和那一盤慾念維持均衡，那麼人慾橫流，必要引我們到顛覆的結局；但我們有理智來鎮冷我們的熱狂的情感，肉慾的刺激，放縱的貪慾，你所謂的愛情我認爲也正是這一類情慾的枝苗。

洛 決不是。

亞 這不過是色情的貪慾，意志的放肆而已。算了罷，做出一些男人氣。淹死你自己！淹死貓和瞎狗罷。我承認是你的朋友，並且對你所應得的那東西有堅強難斷的關聯，現在正是我最能幫助你的時候。把錢裝滿你

的口袋；跟着參加這回戰事；用一把假鬚改變你的相貌；我說，把錢放在你的口袋裏。德斯底蒙娜不會長久的愛那摩爾——把錢放在你的口袋裏——他也不會長久愛她。她不過是開始時一陣熱狂，不久你就可以看見一般急速的離異；你只消把錢放在你的袋裏。這些摩爾人是容易改變主意的——把你的口袋裝滿了錢——他現在吃着的像皂莢一般的美味，不久就要像是苦瓜一般的苦。她一定要變心來追求少年他的身體使她厭足了的時候，她就會發見她選錯了人。她一定要變心，一定的；所以你要把錢放在你的袋裏。假如你想墮落到地獄裏去，不妨採取比淹死更巧妙的的方法。你盡力去籌款。假如這流浪的蠻人和這狡猾的威尼斯女人之間的虛偽婚禮和脆弱的誓約，用我的機智和地獄中所有的惡魔的力量是不難於破

壞的那麼，你終有享受她的一天；所以你要去籌款。再別說淹死你自己的話！那是全不中用的；寧可在尋到快樂的時候被絞，也別在沒弄她到手時便先淹死。

洛 假如我照計而行，你可能幫我到底嗎？

亞 我這方面你儘管放心去籌款。我已常常告訴你，我再屢次三番告訴你，我恨那摩爾；此仇必報，這事我已放到心頭；你的事也是同樣的有理的。我們兩個聯合起來報復他罷；假如你能使他做成烏龜，你總算快活了，我看着也開心。時間的胎裏包藏着不少的事端，將來是要產生出來的。開步走去預備你的錢。我們明天再談。再會。

洛 我們早晨在什麼地方見面？

亞 在我的住處。

洛 我一大早就去找你。

亞 好罷；再會。你聽見麼，洛德里高？

洛 你說什麼？

亞 別再想淹死了，你聽見麼？

洛 我已經變計了，我去買我所有的田。

亞 好；再會罷！你的口袋裏要裝够了錢。（洛德里高下）

我總是這樣用我的傻瓜做我的錢袋；若非是爲了我的開心取利，和這樣的一個傻子浪費時間，那真是污辱了我的有經驗的見識。我恨那個摩爾，並且一般人都猜測他在我的牀褥之中代行了我的職務；我不知是否真確，但是這一類事縱然有一點點的嫌疑，我也當做是真確的來應付。他認爲我還不錯；這使我益發容易下手。卡希歐是個美男子；容我想想：我要奪取他的位置；還要略施小計一舉兩得；怎麼辦，怎麼辦？讓我想想：過些時放謠言到奧賽羅的耳裏，就說卡希歐和

他的妻太親近了；他的漂亮的相貌舉止是可疑的；天生的是誘惑女人的。那摩爾的性情是坦白直爽的，對貌似忠厚的人他也以為是忠厚的，像驢子一般的容

---

易令人牽着鼻子來擺佈。

我有啦；主意已經成了胎；

地獄昏夜要把怪胎送到世上來。（下）



## 第二幕

第一景 塞普勒斯海港碼頭附近

蒙台諾及二紳士上。

蒙 你從海角上望見海裏有什麼？

甲紳 什麼也沒有；只是洶湧的濤浪；在海天之交我望不到一片帆。

蒙 我想這風向陸上襲來很是猛烈；更強的風還沒有撼過我們的城壘；假如在海裏這樣的狂吹起來，什麼樣的木船當得起那排山倒海的巨浪，而不脫了樁呢？這陣風暴將有什麼結果？

乙紳 土耳其艦隊必定要被吹散；因為僅僅立在這噴

沫的海岸，號叫的駭浪就像是要拍上了雲霄；風捲起來的波濤，有很高的浪頭，像是要澆滅那閃亮的熊星並且撲滅那北斗的衛星；在洶湧的海上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狂暴。

蒙 土耳其的艦隊若不到港裏躲避，一定要沈沒；要逃出這風暴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紳士上。

丙紳 有新聞哩，夥計們！我們的戰事完了。這一場風暴使得土耳其人大受打擊，他們的計劃不能實現了；威尼斯一隻大船，親見他們的艦隊大部分損壞不堪。

蒙 怎麼可當真麼？

丙紳 那船就在此地靠岸，是一隻凡龍拿造的船，勇敢的摩爾與賽羅的副官邁克爾卡希歐已經登岸；那摩爾本人還在海裏，奉命來到塞普勒斯擔任駐守。

蒙 我很喜歡；他是很可敬佩的一個長官。

丙紳 但是這一位卡希歐，雖然提起來土耳其的損失，很高興，但是面帶愁容，還祈禱着那摩爾的安全；因為他們是在激烈的風暴中被隔離的。

蒙 天保佑他；我在他手下做過事，這人發號施令真像是一員大將。我們到海濱去，啊！去看那已入口的船，同時也望看英勇的奧賽羅，一直等到海水和藍天都無法分辨。

丙紳 來，我們去守着；因為每分鐘裏都可以有人來到的希望。

卡希歐上。

卡 多謝了，諸位英勇島上的武士，你們如此的稱讚摩爾。啊！上天保佑他平安，因為我在洶險的海上遺失了他。

蒙 他那隻船的構造可好罷？

卡 他的船是很堅固的，把舵的也是極有經驗的專家；所以我的希望不能算是過分，我可以大膽的等着它實現。（內臺，「一隻船——一隻船——一隻船」）

一使者上。

卡 什麼聲音？

使 萬人空巷了；海濱上立着各色的人，他們喊着「一隻船」

|卡 我希望在船上的是總督。(聞礮聲)

乙紳 他們在施放禮礮，至少總該是我們的友人。

|卡 先生，我請你前去，告訴我們究竟是誰來到了。

乙紳 遵命。(下)

|蒙 但是，副官先生，你們的將軍結婚過了麼？

|卡 極得意的結過婚了；他得到了一位女郎，真是超過一切形容與讚美；這位女郎勝過了褒揚的作家們的想像，講起她的天生麗質，會使得人疲於罄述哩。

乙紳 上。

倒底怎樣？是誰來到了？

乙紳 是一位名叫亞高的，是將軍的旗手。

|卡 他總算是一帆順利；這一場風暴，洶湧的海，呼號的風，沖成溝的岩石，還有淤積的沙灘，藏在水下，足使無

辜的船隻擱淺，然而都好像被美人所感動，居然把原有的危險性一齊停止，放那神聖的德斯底蒙娜安穩過來。

|蒙 她是誰？

|卡 就是我纔說起的，她乃是我們的長官的長官，由勇敢的亞高護衛着，他來得比我們所想像的早了七天。上帝呀，保佑奧賽羅，用你自己的強大的呼息吹飽他的帆，好教他的巨艦光臨這個港灣，使他在德斯底蒙娜的懷裏做情愛的急喘，給我們沮喪的士氣以重興的火焰，並且帶給塞普勒斯全體以慰安！

上。德斯底蒙娜，伊米利亞，亞高，洛德里高，及侍從等

|啊看哪，船裏的瓊寶來上岸了。你們塞普勒斯人，向她

下跪罷。向你致敬了，夫人！願天上的神恩在你身  
後環繞着你！

德 謝謝你，勇敢的卡希歐。關於我的夫主，你能有什麼  
消息告訴我麼？

卡 他還沒有來到；他是安全的，不久就會來到，此外我  
就不知道了。

德 啊！但是我恐怕——你們是怎樣分手的？

卡 海天相撲之際，就把我們隔散了。但是聽！一隻船。

（內呼『一隻船！——一隻船！』敲響）

乙紳 他們向城堡致敬呢；這也是友人。

卡 去打聽消息！（一紳士下）

好旗手，歡迎得很！——（向伊米利亞）歡迎，太太。你  
別不耐煩，好亞高，我這是表示敬意；我的禮貌使我不  
得不如此大膽致敬。（吻她）

亞 先生，我很願她把嘴唇獻給你，就像她把舌鋒施給  
我一般的多，你就會覺得够了。

德 噯呀！她並不愛多說話。

亞 實在，說得太多了；當我想睡的時候她總是說個不  
休；真是的，在夫人面前，我承認，她是稍微把舌頭藏在  
心裏一些，在心裏面嘮叨。

伊 你不該這樣胡說。

亞 得了罷，得了罷；你是街巷的粉頭，客廳的響鐘，廚房  
的山貓，害人的時候裝做聖人，被侵犯的時候是惡魔，  
於理家一道是兒戲，上牀的時候是賤女人。

德 啊！你別胡說了，毀謗者。

亞 不是真的，否則我是土耳其人；你是起牀就玩耍，上  
牀就工作。

伊 不要你來稱贊我。

亞 哼，是別叫我稱贊罷。

德 假如你要稱贊我，你將怎樣說法呢？

亞 啊溫柔的夫人，你別令我稱贊罷，因為除了挑剔之外我什麼也不會。

德 來，試試看。派人到港灣去了麼？

亞 是的，夫人。

德 我並非是心裏喜歡，但是我故意要做出這樣，不露我的原形來，你要怎樣稱贊我呢？

亞 我正在想呢；但是我的撰作從我的頭裏出來就像是從毛布上取烏鴉一般；要連腦子都一齊扯出來了；可是我的詩神已經臨盆，就這樣的生產了。

假如她是又美貌又聰明，

前者是有用，後者是會用。

德 稱贊得好！假如她是又黑又慧呢？

亞 假如她臉黑而又有智慧，

她會找個白人配她的黑。

德 越說越壞了。

伊 假如是又美又蠢呢？

亞 若是美的從來不會蠢，

她的淫慾幫她養兒孫。

德 這是酒店裏使蠢人發笑的老笑話。對於一個又醜又蠢的你將怎樣稱贊呢？

亞 沒有人，那樣醜，那樣笨，

不學聰明美貌的人之不安分。

德 啊你好沒見識！你把頂壞的稱贊得頂好。對於一個真值得稱贊的女人，一個憑了德行使得懷惡意的人都不能不作證的女人，你將怎樣稱贊她呢？

亞 她若是美而永遠不驕，

長於辭令但並不叫器，  
從不缺錢但從不妖豔，  
可縱慾時也避免情焰，  
她受人欺侮，大可報復，  
但寧願吃虧，消釋忿怒，  
她的智慧不是那樣昏聩，  
至於拿鯊魚頭換鮭魚尾，  
她有思慮，但從不洩露，  
見情人追隨，但不回顧，  
她，若是女人真能這個樣，——

德 她可以做什麼呢？

亞 可以餵傻孩子，記流水帳。

德 啊這真是最蹩腳無力的一句結論！可別聽他瞎說，  
伊米利亞，雖然他是你的丈夫。你以為如何，卡希歐？他

是不是一個最好胡說霸道的人？

卡 他說話直爽些，夫人；你若拿他當軍人，別拿他當學者，便好多了。

亞 (傍白) 他居然握起她的手掌來了：對，幹得好事，低聲私語罷；只消這樣的小小的一面網，我就可以捉到卡希歐那樣大的一隻蒼蠅。對啦，向她微笑，笑；就在你慫慫獻媚的當兒，我給你套上枷索。你說的一點不錯，真是那樣的確。假如我這一套妙計能弄掉你的副官的位置，你便該後悔當初不該那樣常常的吻你的三根手指，不時的冒充紳士了。很好，吻得好！真有禮貌！是這樣的，的確。再把手指放在唇上吻一遍？那手指是你的「洗腸管」纔好呢！(喇叭聲響) 必是那摩爾！我聽得出他的喇叭聲。

卡 真是的。

德 我們去迎接他。

卡 看他從那裏來了。

奧賽羅及侍從等上。

奧 啊我的美麗的戰士！

德 我的親愛的奧賽羅！

奧 你比我先到了此地，真使我又驚又喜。啊我的心頭的喜悅！如其每次風暴之後都有這樣的寧靜，風就颯罷，隨到把死人吹醒！搖蕩的船也不妨爬上奧林帕斯山一般高的巨浪，然後再鑽到地獄那樣深！縱然現在是要死的，現在還是最幸福的時候，因為我恐怕我的心靈是已經絕對的滿足了，在將來不可知的命運中不見得能再有這樣的慰安。

德 上天不准，除非是我們的情愛慰安與日俱增！

奧 但願如此，親愛的神明！我的滿足是不能盡述的；把胸間都塞滿了；實在是太快活了；這個，這個，（和她接吻）這便是我們兩心之間最大的衝突！

（旁白）啊！你們現在是琴瑟調和了，但是我要在

亞 （傍白）啊！你們現在是琴瑟調和了，但是我要在你們的樂器上給你們鬆幾條絃，否則我誓不為人。

奧 來，我們到堡裏去。朋友們，有消息奉告；我們的戰事已經完結了，土耳其人是都溺死了。我這島上的老朋友，你近來好麼？我的乖，在塞普勒斯你一定會受大家的愛戴；我已經很得到他們的好感。啊我的乖，我太語無倫次了，並且太放任我的高興。我請你，好亞高，去到海港取下我的箱籠。把船長帶到堡裏來；他是一個好人，他的人品是很可敬的。來，德斯底蒙娜，我們在塞普勒斯又團圓了。（除亞高與洛德里高外，餘衆均下。）

亞 你立刻就到海港去會我。你過來。假如你有勇氣，據

說一個懦夫若在情場裏便會發生一種本性所無的英雄氣概的，那麼你聽我說。今晚副官要在守衛處值班：我一定先要告訴你，德斯底蒙娜很顯然的是和他相愛了。

洛 和他？那是不可能的。

亞 把你的手指這樣放着，你就聽我說罷。你知道那摩爾當初不過是好誇口，向她說些荒誕不經的虛謊，她便如何的熱烈的愛他；可是她能永遠爲了誇口而愛他嗎？你千萬別這樣的妄想。她的眼福也須要餵飽纔行；她整天看着那魔鬼，可能有什麼快活呢？肉慾經過多次的戲弄便變得遲鈍了，那時節，若要把慾火撩撥，若要把食糜的東西換個新鮮滋味，便必須要有漂亮的相貌，並且在年齡習慣和品貌方面都要相當；而這一切摩爾都很欠缺。那麼，既然缺乏這些必需的優

點，她的溫柔的性格便會覺得受了委曲，望着那摩爾便要作嘔，嫌惡，以至於懼怕了；她的本性便自然的逼使她另覓情人。那麼，這是不成問題的了，因爲這原是順理成章的自然局面，除了卡希歐之外誰還能享受這樣的豔福？誰能像那個壞蛋那般的圓滑，除了假扮出一派斯文有禮的神情之外再沒有什麼忌憚，那一派神情也無非是爲了利於放縱他的淫慾，宣洩他的私情？哼，沒有人；哼，沒有人；他真是一個狡滑的混蛋，最會鑽營，雖然沒有機會他也能捏造出機會來；好一個壞蛋！況且，這傢伙長得漂亮，年紀又青，凡是青春少女所最醉心的條件他都具備了；好十全的一個壞蛋！現在那女人已經看中他了。

洛 我不相信她是這樣；她的品性極好的。

亞 好什麼東西！她喝的酒也是葡萄做的；她若是好人，



就不會愛上那個摩爾；好什麼東西！你沒有看見她撫摸他的手掌嗎？沒注意？

洛 是的，我看見了；但那不過是禮貌罷了。

亞 淫慾，我賭咒！那正是肉慾穢念的歷史之卑賤的開端。他們的嘴唇離得那樣近，他們的呼吸都可以互相擁抱了。真是淫邪的心，洛德里高！現在既然混得如此親熱，不久一定就要幹出那主要的行爲，結果是融爲一體。但是，先生，要聽我吩咐：因爲是我把你從威尼斯帶來的。今晚你去守衛；我可以給你弄到這樣的命令：卡希歐認不出是你。我不離你很遠；你故意找個機會去激怒卡希歐，或是太高聲的講話，或是玷污他的紀律，或是隨機應變的採取任何方法。

洛 怎樣呢？

亞 先生，他是很鹵莽很暴躁的，或者就要打你；激動他，

讓他打；就爲了這一樁事我便可以使得塞普勒的兵士叛變，除非把卡希歐免職。莫想能把這一場叛變安撫下來。那時節我好施展手段替你撮合，你便得到捷徑達到你的願望了；並且障礙已經排除，否則我們是絕無成功之望的呀。

洛 假如真能由此得到機緣，我必這樣做。

亞 我可以擔保。立刻到城門口去會我；我要去給他取行李上岸。再會罷。

洛 再會。（下）

亞 卡希歐是愛她，我很信；她愛他，那也是自然的，並且很可信；至於那摩爾呢，雖然我嫌惡他，卻是一個忠實誠摯的高貴的人品；我敢說他可以成爲德斯底蒙娜的一個最親愛的丈夫。唉，我也是愛她；不過我不是由於完全的肉慾——雖然我也許負着和肉慾同樣大

的罪惡——一部分是爲了滿足我的報復的心，因爲我很疑心那淫蕩的摩爾已經跳上了我的牀位；這念頭就像毒藥一般的喘着我的肺腑；沒有法子能令我心滿意足，除非是和他拚一個公平交易，以妻對妻；如其這一層做不到，我至少也要使那摩爾發生一種理智所不能治療的嫉妬。爲要達到這目的，假如威尼斯的那個蠢貨能容我抑制他的獵豔的雄心而先實行我的唆使，我便可以抓住我們的邁克爾卡希歐的把柄了；我便可在摩爾面前痛加詆毀，因爲我也怕卡希歐要使我變爲龜；我便可使那摩爾變成一條非常的蠢驢，讓他永不得安寧，以至於瘋狂，可是還要他感謝我，愛我，酬勞我。

主意有了，可是還不明顯：

在實行時纔能露出狡詐的臉。（下）

第二景 一條街道

一傳令官上，民衆多人隨上。

官 我們的尊貴的勇敢的奧賽羅將軍有令，據剛纔來到的確報，土耳其的艦隊已經全軍覆沒，着官民人等一體祝賀；或跳舞，或燃烽火，以及各種遊戲娛樂，悉聽各便；因爲除祝賀勝利之外，這也是慶祝他的新婚。這便是將軍願公告週知的事。所有的倉廩一律開放，自即刻五點鐘起，特准縱情宴樂，至鐘敲十一句爲止，上天保佑塞普勒斯島和我們的尊貴慷慨的奧賽羅！  
（衆下）

第三景 堡中大廳

奧賽羅，德斯底蒙娜，卡希歐，與侍從等上。

奧 邁克爾，你今晚要去照管那些衛兵們；我們自己要曉得適可而止，不要放縱過度纔好。

卡 亞高會曉得如何照料的；不過，我親眼去視察一番便是。

奧 亞高是極可靠的。邁克爾，明天見；明天在越早的時候越好，我有話和你說。（向德斯底蒙娜）來，我的愛人，

婚姻已就，就要生兒育女；

我們尙未享受婚姻的樂趣。

再見。（奧賽羅，德斯底蒙娜，及侍從等下。）

亞高上。

卡 歡迎，亞高；我們去巡班罷。

亞 現在還不必，副官；還不到十點鐘呢。將軍今天這樣

早的令我們散班，是爲了愛德斯底蒙娜的原故，所以我們也不好怪他；他還沒有和她一度銷魂呢，並且她又是天神見了都要愛的。

卡 她是極美妙的一位夫人。

亞 並且，我敢保，很會風騷哩。

卡 是的，她是極活潑窈窕的一個女人。

亞 她那眼睛多麼妙！我覺得那眼睛像是吹起挑釐的喇叭一般。

卡 是惹人的眼睛；但我覺得卻還端莊。

亞 她一開口說話，不就像是愛情的警鐘嗎？

卡 她真是絕代佳人。

亞 好，讓他們享受洞房的福氣罷！副官，我有一桶酒，外面還有兩位塞普勒斯的公子，他們頗想要飲酒祝賀奧賽羅呢。

|卡 我今晚不能奉陪了，好亞高：我頭腦很不舒服，不能  
喝酒：我願世間的禮節另創別種的娛樂纔好。

|亞 啊！他們都是我們的朋友；只喝一杯罷哩；我替你喝。

|卡 我今晚已經喝過一杯了，那還是偷着攪了水的，你  
看，我臉上都變色了；我不幸有這種毛病，實在不敢再  
多喝酒了。

|亞 什麼話！今晚是歡樂的日子；他們一定要來喝酒。

|卡 他們在那裏？

|亞 就在門口；請你叫他們進來罷。

|卡 好罷；但是我不大樂意。（下）

|亞 只消我能灌他一杯酒，加上他今晚已經喝的那一  
杯，他就會叫鷄暴燥得像青年女人養的一條狗。現在，  
我那情癡的洛德里高，被愛情所顛倒，今晚已經傾盃  
痛飲，祝賀德斯底蒙娜；他還得站崗。還有三個塞普勒

斯的青年，都是自負不凡的，不讓名譽受一點點的損  
傷的，這正是這尙武的島上的特殊風氣，今晚都被我  
用大杯灌得醺醉，可是他們還要值班的。那麼，就在這  
一羣醉鬼中間，我設法令卡希歐做一件開罪島民的  
行爲。他們來了。

結果若是和我的夢想相同，

我的船便安然駛去，浪靜風平。

卡希歐偕蒙台諾及紳士等上。僕從攜酒隨上。

|卡 當着上帝，他們已經讓我乾了一杯。

|蒙 真是一小杯；還不到一兩，我賭咒。

|亞 喝酒啊，喂！

「讓我碰杯響叮噠，叮噠；

讓我碰杯響叮噠；

當兵的是個好男子；

人生不過是一剎時；

那麼當兵的痛快喝一場。」

喝酒啊，夥計們！

卡 當着上帝說，很好的一曲歌。

亞 這歌兒是我在英格蘭學習的，英格蘭人最能喝酒；

丹麥人，日耳曼人，和那凸肚子的荷蘭人——喝呀，喂！

——都比不上英格蘭人。

卡 英格蘭人就那麼會喝酒嗎？

亞 咳，他能隨隨便便的就是一個丹麥人灌得死醉；他

打倒日耳曼人也毫不費力；他在第二罐酒沒裝滿的

時候就把荷蘭人給灌得嘔吐。

卡 祝我們的將軍健康！

蒙 我贊成，副官；我陪你喝一樣多。

亞 啊可愛的英格蘭！

「斯蒂芬皇帝是英主，

做條褲子用五先令；

他嫌多花了六辨士，

因此他破口罵裁縫，

他爲人是大名鼎鼎，

你不過是無名小卒；

虛榮把國家社稷傾，

我勸你還穿舊衣服。」（註三）

喝酒啊，喂！

卡 咳，這比方纔唱的那歌更好了。

亞 你要再聽一遍嗎？

卡 不；因爲我認爲他做出這樣的事是有失身分的，不

過，上帝是在一切之上的；有些靈魂是必要被救的，有

些是必不可被救的。

亞 確是如此，副官。

卡 至於我個人呢，——並非對於將軍或任何有身分的人失敬，——我是希望能被救的。

亞 我也這樣希望，副官。

卡 是的；但是，對不起，你不能在我之前；副官是要比旗手先遇救的。我們不必再說了；我們該做事去了。上帝饒恕我們的罪惡！先生們，我們去辦公事罷。你們不要以為，先生們，我是醉了；這是我的旗手；這是我的右手，這是我的左手。我現在沒有醉；我能站得好好的，說話也好好的。

衆 非常的好。

卡 那麼，是很好了；那麼你們不要以為我是醉了。（下）

蒙 諸位，到城壘上去；來，我們站崗去。

亞 你們看方纔走出去的這傢伙；他真是一個好軍人，配輔佐凱撒發號施令；可是你們只消看看他的短處；和他的長處正是相等，不相上下；這是他的可惜處。我恐怕與賽羅對他的一番信任，說不定那一天在他醉醺的時候，會把這島鬧得天翻地覆。

蒙 他常常是這樣麼？

亞 這永遠是他酣睡的先聲；若不是酒力催他睡，他可以醒着二十四小時。

蒙 這事最好是教將軍知道。或者他是看不出來的；也許他的忠厚的天性重視了卡希歐所表現的長處，因而不理會他的短處。你說是不是？

洛德里高上。

亞 （向他傍白）你來做什麼，洛德里高！我請你，跟着

副官去！快去。（洛德里高下）

蒙 極可惜的，高貴的摩爾竟把副官的要職交給了這樣有嗜好的一個人；把這事告訴摩爾當是一件正直的行爲。

亞 把這寶貴的島給了我，我也不去告發；我是很愛卡希歐的，我願盡力的矯正他這點短處。但是聽什麼聲音（內喊「救命救命」）

卡希歐追洛德里高上。

卡 你這混蛋！你這流氓！

蒙 什麼事，副官？

卡 一個流氓教訓我做事！我要把這混蛋打成一個罩草網的酒瓶。

洛 打我罷！

卡 你還有得說，混蛋？（打洛德里高）

蒙 （拉住他）別打，好副官；我求你，先生，住手。

卡 你放開我，先生，否則我要敲你的頭。

蒙 算了罷，算了罷；你醉了。

卡 醉啦！（與蒙台諾互毆）

亞 （向洛德里高傍白）走開啲！快出去，喊兵變。（洛德里高下）

別打了，好副官！上帝的吩咐，先生們！救人啊，嚨！副官先生！蒙台諾先生！救人來呀，夥計們！此地守夜的官兵可真好哩！（鐘聲）

是誰敲鐘？魔鬼啲！嚨！全城都驚起了：上帝的意旨！副官，住手罷！你的恥辱要永遠洗不清了。

奧賽羅及侍從等上。

奧 這裏鬧什麼事？

蒙 他媽的！我還流血呢；我受致命傷了。

奧 爲了性命，你們住手罷！

亞 住手，噢，副官！先生，蒙台諾，先生們！你們把身分和職

位都忘記了麼？住手！將軍和你有話說；還不害羞住手！

奧 這是怎麼回事，哦？這是怎麼樣鬧起來的？莫非我們

都變成異教徒了，以至於上天不准回教徒做的事我

們反拿來對自己做？爲了基督教的羞恥，快停住這野

蠻的吵鬧；那個敢再撒野，他便是不受命；他一動就是

死。停住那可怕的鐘！要把全島的人都驚嚇壞了。諸位，

這倒是怎麼回事？誠實的亞高，你臉上有極憂愁的樣

子，你說，是誰開始的？你是愛我的，我要你說。

亞 我不知道；方纔大家都還和和氣氣的，就是方纔，大

家心投意和的像是新郎新娘脫衣解帶的時候一般；

然後，就在方纔，——好像是有什麼煞星把人瘋狂了，

——拔出了劍，惡狠狠的彼此向心窩對刺。我不知道

這無聊的爭鬪是怎樣起的；使我參入這爭鬪的這兩

條腿，我真願當初在戰爭中被人砍了去！

奧 邁克爾，你怎麼至於如此的忘形？

卡 我求你，饒恕我；我不能說。

奧 高貴的蒙台諾，你平常是很和氣的；你的少年老成

是舉世皆知的，最善判斷的人提起你來總是讚不絕

口的；究竟爲了什麼，你這樣的放棄了你的名譽，爲了

夜間毆鬥的惡名而把你的聲名斷送？你回答我。

蒙 高貴的奧賽羅，我受了重傷；你的部下，亞高，他可以

告訴你，我現在不能多說，現在我已經感得一點苦痛

了；今天晚上我不知我說錯了什麼話或做錯了什麼

事，除非自愛有時是罪惡，暴力來侵時的正當防衛是

罪惡。



奧 唉，天哪，我的怒氣簡直按捺不住了，我的情感遮暗了我的理性，我可要感情用事了。我只要一動，或是一舉手，我便要一律的加以懲罰。快告訴我，這場混戰是怎樣起的，誰惹起的；誰若證實了是有罪的，縱然是我的學生兄弟——同胎生的——我也要和他翻臉。什麼！在一個駐軍的城裏，人心皇皇的時候，竟敢公然私鬪，在夜間，並且在值班守衛的地方，這還了得！亞高，誰開始的？

蒙 假如你因為有所偏袒或同僚的關係而對於真相不免出入，你便算不得一個軍人。

亞 別這樣嚴厲的逼迫我；我寧願把這舌頭從我口裏割下去，我也不願開罪於邁克爾卡希歐；但是我敢自信，述說真相不能算是對他不起。真相是如此的，將軍。蒙台諾和我在談話，跑進了一個人喊救命，卡希歐提

劍追來就要殺他。這位先生便過來攔阻卡希歐，請他住手；我便去追那喊叫的人，因為我怕他那樣叫喊會要驚動了全城，果然不出所料；他呢，腳下很快，使我追趕不着，我便急忙回轉，因為我聽見叮噠的劍聲，卡希歐正破口大罵，那些話是我在今晚之前從來不會說的。當我回來的時候，——因為是很快的，——我見他們正扭做一團互相攢毆，就像你自己親來排解的時候那樣。此外我也不能再報告什麼了；不過人究竟是人；頂好的人也難免有忘形的時候；雖然卡希歐有點小小的對他不住的地方，因為人在盛怒的時候是常把善意的人也打了的。但是，我想，卡希歐一定是受了那逃跑的人什麼難堪的侮辱，所以一時按捺不住。

奧 我知道，亞高，你的忠厚熱心把這事說得含糊委婉，想給卡希歐開脫。卡希歐，我愛你；但是永遠不得再做

我部下的官。

德斯底蒙娜及侍從上。

看把我的愛妻都驚起了；（向卡希歐）我要拿你做個榜樣。

德 是什麼事呀？

奧 沒事了。愛人睡去罷。先生，你的傷我親自給你敷治。領他走。（蒙台諾被領去）亞高，你小心照護這全城，被這次吵鬧驚動的人要加以撫慰。來，德斯底蒙娜，

爭鬪把香甜的睡眠驚醒，

是軍人生活常有的事情。（除亞高與卡希歐外，

衆下）

亞 怎麼！你受傷了麼，副官？

卡 是的；醫藥所不能治的。

亞 唉，上天不准！

卡 名譽，名譽，名譽啊！我失掉了我的名譽。我失掉了我那不朽的一部分，剩下的只是皮肉。我的名譽，亞高，我的名譽，我的名譽！

亞 真是的，我以為你是受了身體上的創傷；那是比名譽損失重要得多哩。名譽是空虛無聊的東西；往往得來非憑功績，失去亦非該當；你一點也沒有損失名譽，除非你自己以為是損失了。怎麼啦！夥計；有法子能使得將軍心回意轉；他不過是一時動氣，把你革職，這懲罰原是一種手段，並非惡意；就好像一個人打他的無罪的狗，為的是驚嚇一隻雄猛的獅子。去向他求情，他就會跟你和好的。

卡 我寧願求他厭恨我，我也不願以我這樣無用的醉酒的粗鹵的一個軍官去騙那樣好的一位將軍。醉酒！

關說話！吵嘴，大言不慚，賭咒，和自己的影子胡說亂道！  
啊！你這無形的酒神！你若沒有名姓，讓我們叫你  
做惡魔罷！

亞 你拿刀追趕的那是誰？他對你可有什麼冒犯？

卡 我不知道。

亞 這怎麼能呢？

卡 我記起一大團的事，但沒有一件事記得清楚；吵了一架，但不記得爲甚麼。上帝！人竟把敵人送到嘴裏去，偷掉他們的腦筋；我們竟在愉樂歡叫之中把自己變成了畜類。

亞 怎麼，你現在很清醒；你是怎樣恢復的？

卡 這是醉魔一時高興，讓位給怒魔；一個缺點引給我另外一個缺點，令我痛快的自責。

亞 別這麼說，你實在是太嚴厲的一個道德家了。講到

今天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國內的現狀，我深願這件事是沒有發生，但是既已發生，那麼爲你自己的利益起見，速謀補救便是。

卡 我去求他給我復職。他一定說我是醉漢！我縱然有九頭鳥那樣多的嘴，他這一句話就把嘴都堵住了。好的一個人，忽然變成了傻瓜。立刻又成爲畜牲！怪哉！每一過量的杯都是受過咀咒的，杯裏的東西就是惡魔。

亞 別這樣，別這樣；好酒原是有用的東西，若是善於利用；別再咒罵酒了。好副官，我想你認爲我是愛你的罷。

卡 這是我早已證明的了，先生。我居然醉了！

亞 你，或任何人，總不免有醉的時候呀。我告訴你怎麼辦罷。我們的將軍的夫人現在是真正的將軍；我可以這樣說，因爲他是整個的傾服拜倒於她的賢德麗質。

之下了。你向她坦白的認罪；懇求她；她會幫着使你復職的。她的天性是如此的慷慨好施，不但有求必應，所應若不過於所求，她還引爲遺憾哩。你和她丈夫之間的這一般齟齬，就求她給捏合罷；我敢拿我的財產和任何事物打賭，你這一次情感上的裂痕可以長得比從前還要堅強。

卡 你的勸告很好。

亞 你放心，這完全是出於友愛的真誠。

卡 我很相信；一清早我就去找那賢慧的德斯底蒙娜爲我講情。如其這一回失敗，我就絕望了。

亞 你說得對。再見罷，副官；我去值班。

卡 明天會，忠實的亞高（下）

亞 誰說我是小人？我的勸告不是很忠實正直，近情近理，足以挽回摩爾的歡心的途徑嗎？因爲使和藹的德

德斯底蒙娜接受誠摯的請求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她秉性慷慨，有如煦日春風。那麼由她去勸說摩爾，更當易如反掌，縱然是要他背棄他的宗教信仰，他也要因爲被她的情愛所奴隸的原故，而由着她爲所欲爲，好像她的願望可以做他的微弱的心靈的上帝。爲了卡希歐的益處。我指示給他這一條直捷的路，我怎麼能是一個小人呢？惡魔的哲理！魔鬼若要慫恿人做一件罪大惡極的事件，一定先要擺出一副神聖的樣子來誘惑人，如我現在這樣；在這老實的傻瓜去求德斯底蒙娜給挽回成命而她又在摩爾面前極力爲他講情的時候，我就要向他耳裏注入毒言，就說她所以要召還他是爲了她的肉慾；於是她愈爲他說好話，她將愈啓摩爾的疑心了。我便這樣把她的貞潔變成污黑，就利用她的優點把他們一網打盡。

洛德里高上。

怎麼樣，洛德里高！

洛 我跟着大家追逐到此，不是像一條行獵的狗，只是混在羣裏充數罷了。我的錢是差不多完了；我今晚又挨了一頓好打；我想結果大概就是爲了我的辛苦得到不少的經驗；錢是一點沒有了，見識多了一點，就此回到威尼斯去。

亞 沒有耐心的人們是多麼可憐！什麼創傷不是漸漸纔得治好的？你要知道我們是用腦筋去活動的，不是用魔術，腦筋是要依靠時間的延遲而逐漸推演的。一

切不是很順利嗎？卡希歐打了你一頓，你因吃這一頓小虧而使得卡希歐撒了職。雖然別的東西在陽光之下滋長，但先開花的果實究竟是要先熟的；你暫且得要知足。咳，天亮啦；連樂幫忙使得時間過得好快。你去休息罷；到你被指定的地方去；去罷；以後自有好消息報告你；快去罷。（洛德里高下）

有兩件事要做，我的妻一定要爲卡希歐在她的女主人面前疏通一下纔好；我就去慫恿她；同時我自己把摩爾拉在一邊，讓他恰好撞見卡希歐向他的妻求情：

對，就是這麼做：

別冷淡拖延，誤了計策。（下）



### 第三幕

第一景 塞普勒斯堡前

卡希歐及音樂師數人上。

卡 師傅們，就在此地奏樂罷，我必酬勞諸位；只要短短的一曲；祝「將軍，早安。」（奏樂）

小丑上。

丑 怎麼，師傅們，你們的樂器都到過奈泊爾斯，（註四）

所以有這樣的鼻音？

樂師甲 怎麼講，先生？

丑 我請問你，這些是不是吹氣的樂器？

奧賽羅 第三幕

樂師甲 是的，先生。

丑 哦是了，怪不得旁邊生尾巴。

樂師甲 你說在什麼旁邊，先生？

丑 唉，先生，就在放氣的那東西的旁邊呀。師傅們，這裏是給你們的錢；將軍很喜歡你們的音樂，請你們再也別響聲了。

樂師甲 好罷，先生，我們不奏樂了。

丑 你們若有令人聽不見的音樂，不妨再奏；但是據說將軍不大很歡喜聽。

樂師甲 這種音樂我們是沒有的，先生。

丑 那麼把你們的笛子放進口袋裏去罷，我要走了。去；

四五

快滾（音樂師等下）

卡 你聽見嗎，我的好朋友？

丑 我沒有聽見你的好朋友；我只聽見你了。

卡 請你把廢話收起來罷。這有小小的一塊金子給你。

假如服侍將軍夫人的那位娘姨出來的時候，告訴她有一名叫卡希歐的求她見面一談：你可能幫忙罷？

丑 她已經起來了，先生：她若是來到這裏，我便告訴她。

卡 勞駕了，我的好朋友。（丑下）

亞高上。

亞高，你來得正是時候。

亞 你莫不成沒有去睡？

卡 當然沒有；我們分手之前天就破曉了。亞高，我大膽的傳進信去給你的妻；我求她的是，請她爲我設法得

以面會德斯底蒙娜。

亞 我立刻令她來會你；並且我設法把摩爾調開，好讓你得以自由的談話行事。

卡 我非常感謝你。（亞高下）

我從沒見過更和藹更誠懇的翡冷翠人。

伊米利亞上。

伊 早晨好，副官：爲你獲罪的事我很難過；但不久必會弄好了的。將軍和夫人正在談論此事，夫人很爲你盡力的解釋；摩爾說，你刺傷的人在塞普勒斯是很有名望的，並且又是貴戚，所以爲穩健處理起見他不能不斥責你；但是他說他是愛你的，不消有人爲你說情，單是他對你的愛就會使他迎面抓着一個穩當的機會重新錄用你。



|卡 但是，我求你，你若是認爲適當，或事屬可行，請你給

我一個向德斯底蒙娜私下做簡單談話的機會。

|伊 請進來罷；我引你到一個得以盡情聲訴衷曲的地方去。

|卡 我感謝之至。（同下）

### 第二景 堡內一室

|奧賽羅、亞高、及紳士等上。

|奧 亞高，把這一封信交給舵手，並且令他爲我向元老院致敬；隨後我要巡察要塞，到那裏去會我。

|亞 是，遵命。

|奧 諸位，我們就去看堡壘罷？  
紳等 敬謹奉陪。（衆下）

### 第三景 堡前

|德斯底蒙娜、卡希歐、伊米利亞上。

|德 你放心，卡希歐，我一定爲你盡我的全力。

|伊 務請盡力，夫人；我的丈夫真爲此事煩惱，好像是他自己的事一般。

|德 啊！他真是誠懇的人。不必疑慮了，卡希歐，我一定使我的丈夫與你好如初。

|卡 仁厚的夫人，我邁克爾卡希歐將來無論變成什麼，永遠感恩圖報。

|德 我曉得；謝謝你。你是愛我的丈夫的；你久已知道他的爲人；你儘可放心，他對你的疏遠，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

|卡 是的，但是，夫人，這權宜之計也許延長得很久，或是

羅雜了薄弱苛細的顧慮，或是因環境的關係而感覺到牽制，那麼，我當時又不在面前，位置又有人代替，將軍必定要把我忘記了。

德 不必這樣擔心；我當着伊米利亞在此，我擔保你一定可以復職。你放心，我若是表示幫忙，一定幫忙到底；我的丈夫將永不得安睡；我老讓他醒着，把他馴服，並且我絮絮不休，使他無法忍耐；他的牀變成學堂，他的飯桌變成懺悔室；他做任何事，我都要插進卡希歐的請求。所以你可以樂觀了，卡希歐；因為你的講情人寧可死，也不會把你的事體拋棄的。

奧賽羅與亞高遙上。

伊 夫人，將軍來了。  
卡 夫人，我告辭了。

德 怎麼，別走，你聽着我和他說。

卡 夫人，改日奉陪罷；我的心緒很不安寧，恐怕多有未便。

德 好，你隨便罷。（卡希歐下）

亞 哈！我不喜歡這樣子。

奧 你說什麼？

亞 沒說什麼，將軍；或者假如——我不知怎樣說。

奧 纔和我的妻分手的不是卡希歐嗎？

亞 卡希歐？不會是的，一定不是，我不能這樣設想。見你來，他會這樣虛心膽怯的逃去。

奧 我相信一定是他。

德 有什麼事，將軍！我方纔和一個求情的人在這裏談話，那人因受了你的譴責非常憔悴。

奧 你說的是誰？

德 唉，就是你的副官，卡希歐。我的好人，假如我有任何德力可以感動你，請你立刻接受他的請求；假如他不是真正愛你的一個人，這回犯錯是出於無心，並非故意，那麼我便是無知人之明。我請你准他回來罷。

奧 他是剛走開的嗎？

德 是的；他慚愧得無地自容，我如今都替他難過了。好人，准他回來。

奧 現在是不行的，親愛的德斯底蒙娜；以後再說罷。

德 但是不久就可以麼？

奧 爲了你，乖，當然要更快些。

德 就在今天晚飯時好麼？

奧 不，今晚不行。

德 明天午飯時候，那麼？

奧 我明天不在家吃飯；我要在衛城會見營長們。

德 好，那麼，明天晚上；或是星期二早晨；星期二午間；或是晚上；星期三早晨；我請你指定一個時候，但是別過了三天；真的，他是悔過了；況且他的過錯，以常情而論，——除非，據說，在戰時一定要以勇將的受懲來做全軍的榜樣，——差不多不能算是應受私人處分的一種過錯。什麼時候叫他來？告訴我，奧賽羅；我心裏疑惑，不知有什麼事你要求我，而我會拒絕你，或如此的猶疑不決。什麼！邁克爾卡希歐，他當初陪你來求婚，好多次我說起不恭維你的話，他總是爲你辯護；而今叫他回來居然還如此費事！你當心罷，我自有辦法，——

奧 請你別說了；他要什麼時候回來就什麼時候回來罷；我什麼也不拒絕你。

德 噫，這並非是求你的恩典；這等於是求你戴上你的手套，請你吃滋補的食品，或是使你溫暖，或是請你

做一件僅僅於你自身有利的事情一般；哼，我若真有意試驗你的愛情而對你有所請求，那將要是一件艱難緊要而你所不敢輕於允諾的事哩。

奧 我一概不拒絕你；我只請你答應我這一點，暫且不  
要纏我。

德 我能不能不答應？不再會罷。

奧 再會，我的德斯底蒙娜；我回頭就去找你。

德 伊米利亞，來，你隨意罷；任隨你怎樣，我總依你。（與伊米利亞同下）

奧 可憐的乖！我若是不愛你，天打雷劈！到了我不愛你的時候，必定世界是又混沌了。

亞 將軍，——

奧 你說什麼，亞高？

亞 當你向夫人求婚的時候，邁克爾卡希歐可曾知道

你的情史？

奧 他知道，從頭至尾都知道；你為什麼問？

亞 我不過想知道罷哩；沒有別的意思。

奧 為什麼想知道呢，亞高？

亞 我沒想到他是和她熟識的。

奧 啊！是的；常在我們之間奔走。

亞 真的！

奧 真的是真的；莫非你看穿了什麼嗎？他可是不誠實？

亞 誠實，將軍？

奧 誠實呀！是說的就是誠實。

亞 就我所知，將軍，倒沒有什麼不誠實。

奧 據你猜想呢？

亞 猜想麼，將軍！

奧 猜想麼，將軍！我的天，他一句一句的應聲，好像他心

裏懷着什麼鬼胎，不好吐露似的。你的話中有意；我方纔還聽你說，在卡希歐和我的妻分手的時候，你說你不喜歡那樣子；你不喜歡的倒是什麼？當我告訴你我求婚之際他是完全參預的時候，你喊出了一聲「真的」並且你蹙起眉頭，好想你的腦子裏藏起了什麼可怕的想像。你若愛我，告訴我你的心思。

亞 你知道我是愛你的，將軍。

奧 我想你是愛我的；並且，我知道你老實忠厚，你在說話之前總要付量一下的，所以你今番吞吞吐吐，格外的使我驚嚇了。言詞閃爍原是虛偽小人的一種慣技，但是在一個正直的人，這卻是內心情感所不能制止的一種私衷憤激的表示。

亞 講到邁克爾卡希歐，我敢賭咒我確以為他是誠實的。

奧 我也是這樣想的。

亞 人是應該和外表態度一致的；如其不能一致，但願他們不必裝模做樣！

奧 當然，人是應該和外表態度一致的。

亞 所以，我以為卡希歐是一個誠實人。

奧 不，這裏面還有文章。我請你，把你心裏盤算的老實對我說，把你心裏想到的最醜惡的事不妨用最醜惡的言詞宣示出來。

亞 好將軍，請原諒我；雖然職責所關的一切我都應該服從，但奴隸都得有自由的事我卻礙難遵命。宣示我的心思？假使我的心思是卑鄙虛偽的呢？因為天下那有不被醜陋東西偶然闖入的宮殿？誰的心胸是如此的純潔，準保沒有一些齷齪的念頭盤踞心中，和公正的思慮一同的開庭承審？

奧 你太對不起你的朋友了，亞高，假如你以為他是受人欺侮，而你不肯披瀝肝膽。

亞 我的揣測既然難免錯誤——因為我承認我有一種壞毛病，喜歡吹毛求疵，時常因疑而認了無稽的過錯，——所以我請求你，千萬不要輕信我這多疑的人，也不必為了我的膚淺觀察而私衷煩惱。我若把我的心思告訴你，於你無益，徒惹你的不安，並且在我也沒有傷忠厚，未免不智。

奧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亞 無論男和女，名譽是靈魂中無上之寶；偷我的錢袋的人不過是偷去一把臭銅錢；固然有點價值，實在算不得什麼；錢原是我的，如今變成他的，從前更曾為千萬人做過奴隸；但是他若奪去我的名譽，於他不見有利，對我卻是一件損失哩。

奧 我的天，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心思。

亞 縱然我的心是在你的掌握裏，你也不能知道；如今在我自己看管中，你更無從知道。

奧 哈！

亞 哦！將軍，要當心嫉妒；嫉妒是一個青眼睛的妖怪，最會戲弄它所要吞噬的魚肉；一個人若是不愛他的妻，那麼，雖明知自己做了烏龜，亦可度幸福的日子；但是，唉！他若愛而又疑，疑而又愛，那日子該多麼難過呀！

奧 苦也！

亞 安貧便是富，便是富得可以，一個人若是惟恐或貧，那麼雖有無窮之財富亦將如嚴冬之赤貧。天呀，請保佑全人類的心靈勿生妒心！

奧 為什麼，為什麼說這話？莫非你以為我要過嫉妒的生活，以致猜疑叢生與日俱新麼？不，我是疑心一起，立

刻就求解決的。我若是像你所說的那樣狐疑妄測，請把我當做一隻羊。若說我的妻相貌美，講究吃，好交遊，喜談論，擅長歌舞演劇，這並不能使我疑嫉；對於有美德的人，這些長處是能相得益彰的；我也不因自慚形穢而生些須之憂慮，或疑惑她有二心；因為她是有眼睛的，是她選中我的。你放心，亞高；我在疑嫉之前是先要考察的；如有疑慮，便去求證；求得證據，便乾乾脆脆，把愛情或是疑嫉一筆勾消！

亞 我很高興；因為現在我可以較為直率的把我對你的敬愛忠誠之意表現出來了；我既不能不說，就請聽我說罷；我現在還談不到證據。你且留心你的妻；她和卡希歐在一起的時候，你好好的觀察；只消睜開眼睛，不必猜疑，亦不可太信任；我不願你的慷慨高貴的天性竟為自身的忠厚所誤；你好好的觀察罷；我很曉得

我們國人的脾氣；不敢讓丈夫知道的勾留，她們敢當着上天的面去幹；她們最高的道德，不是不幹，是幹了不讓人知道。

奧 你真這樣說嗎？

亞 她當初是騙過她的父親，嫁了你；她假裝做懼怕你的面貌的時候，她實在是最愛你的。

奧 她的確是的。

亞 那麼，可就對了她那樣年青，竟能裝做出那種樣子，把她父親的眼睛遮掩得十分嚴密，以至於後來他認為是魔術；但是我太冒昧了；我請你寬恕我過度的愛護你。

奧 我是感激不盡的。

亞 我看這件事使得你很有一點沮喪呢。

奧 一點也不，一點也不。

亞 真的，我恐怕是使你不高興了。我方纔所說的話，我希望你認爲是出於善意。但我看你是很受感觸；我希望你不要從我所說的話裏引伸出更明顯的結論，也不要曲解以致超出懷疑的範圍。

奧 我一定不。

亞 萬一你這樣曲解，將軍，我所說的話會要產生惡劣的結果，那就不是我原來的用意了。卡希歐是我的好朋友——將軍，我看你很受感觸。

奧 不，沒有多少感觸；我不相信德斯底蒙娜會不貞潔。

亞 但願她永遠如此！但願你永遠這樣想！

奧 不過，人情也有反常的時候——

亞 對呀，說得就是：譬如說，因爲她和你私通款曲，所以有過不少的同國同種門戶相當的男人向她求婚，我們看起來都是合乎情理的，她卻一概不顧；咳！從這一

點就可以看出有一種頂淫蕩的情慾，乖謬的脾氣，怪僻的思想。但是請饒恕我；我說她的這一番話，並非是明白肯定的，雖然我很疑懼她的情慾滿足之後，神志重復清醒，把你和她本國的人一相比較，或者要後悔哩。

奧 再見罷，再見罷；你若是更有什麼發見，再告訴我；教

你的老婆從旁考查。你去罷，亞高。

亞 告辭了，將軍。（走去）

奧 我爲什麼要結婚呢？這個老實人，無疑的，他所知道的所見到的要比他所宣示的多多了。

亞 （回來）將軍，我願求你不必再思索這件事了；由時間去證明罷。卡希歐恢復原職，固然是很適宜，因爲他是很能稱職的，但是，假如你願意暫且拒絕他，你可藉此看出他的爲人和手段；留神考察，你的夫人是否要強烈的請求爲他復職；這是很大的關鍵；同時呢，



要把我當做過慮，因為我恐怕我真是過慮，並且要認她是純潔的，我請你。

奧 你放心，我自有措置。

亞 我再告辭了。（下）

奧 這傢伙是極誠實的，而又鍊達一切人情世故；假如我證明了她是野性難馴的一隻鷹，雖然她的繫腳的皮帶是我的心絃，我也要吹一聲口笛把她順風放去，由她自去覓生。或者，因為我皮膚黑，並且我沒有一般情郎所有的風流柔媚，或是因為我上了年紀——其實還不算老——她竟背棄了我，使我上當；我的補救只好是厭恨她罷了。啊！婚姻的罪孽！我們只能說這些嬌滴滴的東西屬於我們，而不能說她們的情慾屬於我們。我寧願做一隻癩蛤蟆，吸地窖裏的溼氣，我也不願在我愛的東西裏佔一隅而被他人享用。但是，這正

是貴人們的苦楚；這苦楚是貴人們比賤民更難逃免的；這是像死亡一樣，無從躲避的命運；我們在剛剛生着的時候，綠頭巾的命運就會給我們註定了。看她來了。假如她真是不貞潔，啊！上天簡直是自欺。我不信。

德斯底蒙娜與伊米利亞上。

德 怎麼了，我的親愛的奧賽羅！飯菜和你請的島上的貴族都在等候着你呢。

奧 是我的錯。

德 你說話怎麼這樣無精打采的？你不舒服麼？

奧 我頭上這裏有點痛。

德 真的，那是由於缺睡的緣故；就會好的；我給你緊緊的捆紮起來，一個鐘頭以內就會好。

奧 你的手絹太小了；（她把她的手絹遺落）算了罷。

來，我和你一同進去。

德 我很難受，你不舒服了。（奧賽羅與德斯底蒙娜同下）

伊 我很高興居然得到這塊手絹；這是摩爾最初送給她的紀念品；我的荒唐的丈夫求過我有一百回要我偷它，但是她非常愛這東西，因為他要她永久保存起來，所以她永遠把它藏在身邊，不時的和它親吻對談。我要把這花樣描下來，送給亞高；他要這東西做什麼，我可不知道；我不過是討他一時高興罷了。

亞高上。

亞 怎麼！你一人在這裏做什麼？

伊 你別罵我；我有一件好東西給你。

亞 好東西給我？這沒有什麼希奇——

伊 什麼！

亞 若是男人娶笨妻。

伊 啊！說完了麼？我把這塊手絹給了你，你可有什麼報酬給我呢？

亞 什麼手絹？

伊 什麼手絹！這就是摩爾最初給德斯底蒙娜的那一塊；你時常教我去偷的。

亞 你真是偷來的麼？

伊 不是的；她不經意的遺落了，我恰巧在傍邊，就拾了起來。你看，這就是。

亞 好女人；給我。

伊 你如此堅執的要我去偷，你要它做什麼用呢？

亞 唉，這與你何干？（奪去）

伊 如其沒有什麼要緊的用處，還是給我罷；可憐的夫

人，倘若尋不着的時候會要急瘋了的。

亞 可別承認你知道；我有用處的去罷。（伊米利亞下）

我要把這手絹遺在卡希歐房裏，讓他得到這塊手絹；像氣一般輕的瑣事，對於猜疑的人會像是聖經上的證據一般確鑿有力；這東西可以發生效力。摩爾已經中了我的毒而變色了；險惡的思想原是有毒的，初入口時不覺怎樣可厭，但在血裏稍稍發作之後，就像硫磺一般的燃燒起來了。我已經說過：你看他來了！

奧賽羅上。

鴛鴦，葛陀羅，以及世上所有的催眠的藥汁，永遠不能使你享受你昨天所有的安眠。

奧 哈哈！負了我？

亞 怎麼啦，將軍別再想了。

奧賽羅 第三幕

奧 去！走開！你使得我受了拷刑；我賭咒，暗中受人許多

欺騙，也比略微聞風好過得多。

亞 怎麼啦，將軍！

奧 她背地偷情，我何嘗知道？我看見，我不去想，於我也無害；第二天晚上我照舊睡覺，照舊快活；在她的嘴唇上我也找不到卡希歐的親吻；被搶奪的人，如其他不覺得丟了什麼，就不要教他知道，他就和沒有被搶一樣。

亞 聽你說這話我很抱歉。

奧 我本來是快活的，縱然全營的兵士，工兵及其他，都嘗過了她的溫柔，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啊！如今，永別了安寧的心境；永別了滿足；永別了使野心變為美德的羽軍和大戰啊！永別了！永別了！永別了！嘶鳴的戰馬，銳聲的喇叭，助威的鑼鼓，刺耳的軍笛，威風凜凜的大纛，以及

五七

光榮戰爭中的一切璀璨壯麗的鋪張還有那制人死命的大砲，你的粗喉嚨的吼聲像是上天的雷鳴，永別了！奧賽羅的生涯是斷送了！

亞 何至如此，將軍？

奧 壞蛋，你必須要證明我的愛人是個淫婦，你必須證明纔行；要給我親眼看見的證據；否則，我老實告訴你，你會要寧願當初生做一條狗，也比承當我的憤怒好些。

亞 可真到了這個地步？

奧 要教我親眼看見；或是，至少，也要證明得沒有絲毫可疑之處；否則當心你的性命！

亞 將軍呀，——

奧 如其你是有意毀謗她並且陷害我，永遠不必再祈禱；放棄一切悔禍之心；在罪惡之上再積起罪惡；再做

些驚天地動鬼神的勾當；因為你不能再獲得更大的天譴。

亞 天啊！上天饒恕我！你也算得是大丈夫！你有靈魂和感覺嗎？上帝保佑你；請你撤我的職。啊！倒運的傻瓜！把你的誠實竟變成了罪惡。啊！古怪的世界！留心罷，全世界的人啊！誠實正直是不穩當的。我謝謝你還回給我的教益，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愛朋友，因為友愛是能產生這樣的罪戾。

奧 別走，你且住；你原應該誠實。

亞 我應該聰明些；因為誠實是個傻子，費力不討好。

奧 唉，我以為我的妻是貞潔的，又以為她是不貞潔了；我以為你是公正的，又以為你是不公正。我要證據。她的名譽，本來是和戴安娜的面貌一般的鮮豔，現在卻像我自己的臉這樣污黑。若有繩子，刀子，毒藥，火焰，

或溺人的河流，我決不能忍受這羞辱。我一定要知道真相！

亞 我看，先生，你是氣糊塗了。我很後悔不該和你說。你要知道真相嗎？

奧 要知道！哼，我一定要知道。

亞 可以的；但是怎麼樣？要怎麼樣的知道，將軍？你可願做個旁觀者，呆呆的看著她被姦？

奧 該死的孽畜！

亞 據我想，看他們當場行事，那是很難為情的；若是讓人看見他們同枕而眠，他們真是造孽了！可是又當如何呢？那時節怎麼辦？我可有什麼說的？你更有什麼滿意之可言？他們縱然是淫得像羊，像猴，像交尾期中的狼，豈得像沈醉的呆漢，他們也決不能讓你親眼看見；但是呢，如果引到真理門前的各種附帶的證據能令

你滿意，這種證據你卻可以得到的。

奧 你給我一個確鑿的理由，為什麼她不忠誠。

亞 我不願意說；不過我既然說到這裏，激於一片愚忠，我只得說下去。最近我和卡希歐同牀睡覺，我牙痛得厲害，睡不着。有一種人最不嚴緊，在睡夢中訴說心事；卡希歐就是這樣的一個。我聽見他在睡中說，「親愛的德斯底蒙娜，我們可要謹慎，把我們的情愛祕藏起來罷！」隨後，先生，他就握緊了我的手，喊着，「啊，我的親乖乖！」然後用力的和我親嘴，好像吻是長在我的嘴唇上，而他要連根拔起似的；隨後把他的小腿放在我的大腿上，嘆口氣，又吻我；隨後又叫一聲，「可惡的命運，怎麼把你配給摩爾！」

奧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亞 別忙，這不過是他的夢。

奧 但這表示出過去的經驗：這雖然僅是一夢，卻很令人可疑。

亞 這一點還可以幫着證實別項薄弱的證據。

奧 我要把她碎屍萬段！

亞 不可造次；我們還沒有看見什麼實在的事；她也許還是忠實的。你只要告訴我這一點：你可曾看見在你夫人手裏有一塊繡着草莓的手絹？

奧 我給過她這樣的一塊；那是我最初的餽贈。

亞 這一點我倒是不知道；不過這樣的一塊手絹——

我準知道是你夫人的——我今天看見卡希歐拿着擦鬍子。

奧 如其真是那一塊，——

亞 如其真是那一塊，或是屬於她的任何那一塊，那麼連同其他的證據全是對她不利的證明了。

奧 啊！但願那混帳東西有四千條性命；一條命是不夠令我報復的。現在我知道是真的了。你看着，亞高；我一腔癡愛都這樣的吹向九霄雲外；完了。殘毒的仇恨，請從空曠的地獄裏面起來！啊！愛情把你的冠冕和心中的寶座讓給酷虐的憤恨。腫起罷，胸懷，因為裏面藏着的是毒蛇的舌頭！

亞 還要鎮靜纔好。

奧 啊！殺，殺！

亞 忍耐些罷，我說你的心思或者還要改變呢。

奧 永不，亞高。就像是黑海的寒流激湍，永不退潮，直入瑪摩拉海和韃靼海峽，我的殺心也同樣的勇往直前，義無返顧，永不再溺於柔情，一直等到我的強大的仇恨把他們一口吞下。（跪）蒼天在上，我敬以此誓為誓。

亞 還別起來。(晚)天上常明的日月，環抱大地的昊  
空，敬請鑒臨！亞高如今把他的頭腦心手一齊交付了  
被欺侮的奧賽羅，爲他效勞盡瘁！由他驅使，做任何兇  
險的事務，服從是我唯一的天職。

奧 你的一番好意，我不做空虛的謝語，而慷慨的接受  
了，並且立刻就有事相煩：三天以內請你來告訴我卡  
希歐已經畢命。

亞 我的朋友必死；這是你要我做的；但是請你保全她  
的性命。

奧 該咒的淫婦！啊，咀咒她！來，隨我走；我要走了，我要去  
急速設法把那美貌的妖魔制死。現在你是我的副官。

亞 我永遠伺候將軍。(同下)

#### 第四景 堡前

奧賽羅 第三幕

德斯底蒙娜、伊米利亞、及丑上。

德 喂，你知道副官卡希歐住在什麼地方？

丑 我不敢說他在什麼地方說過謊。(註五)

德 爲什麼？

丑 他是一個軍人；若說一個軍人說謊，那是要被刺殺  
的。

德 別胡說；我問他住在什麼地方？

丑 告訴你他住在什麼地方等於是告訴你我在什麼  
地方說了謊。

德 你說的話有什麼意思呢？

丑 我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我若造出一個地方，說  
他住在這裏，或住在那裏，那便是我有意說謊了。

德 你能不能探聽他的住處，向別人打聽？

丑 我去探詢世界，去尋找他；那就是說，我到處去問，去尋回答。

德 尋他去，教他到這裏來；告訴他我已經爲了他說動了將軍，可望一切順利。

丑 做這事倒是還在人類智能範圍以內，所以我就去一試。（下）

德 我的那塊手絹掉在什麼地方了，伊米利亞？

伊 我不知道，夫人。

德 真的，我寧願丟掉我那充滿金幣的錢袋；若非我的摩爾心地忠誠，毫無善妒的人們的惡習，這恐怕就很夠使他胡疑的了。

伊 他是不嫉妒麼？

德 誰？我想他的家鄉的太陽早把他身體裏面的嫉妒的汁液吸乾了。

伊 看他來了。

德 他不把卡希歐叫回來，這回我纏着他不去。

奧賽羅上。

你好罷，將軍？

奧 很好，我的夫人。（傍白）啊！掩飾的苦痛。你好嗎，德斯底蒙娜？

德 很好，我的丈夫。

奧 把手給我。我的夫人，這隻手很溼潤。

德 因爲它還沒有老，也還不知道煩惱。

奧 這表示慷慨多情；又熱又溼；你這隻手需要幽閉，齋戒祈禱，虔誠苦行；因爲你這手裏有一個多情鬼，常要做亂的。是一隻好手，樂善好施的手。

德 真的，你可以這樣說；因爲就是這手把我的心捧送



給你的。

奧 好慷慨的手；從前是由心的結合進而爲借手，但是現在的新方式是要手而不要心。

德 這不是我能談的事了。喂，你的允許呢。

奧 什麼允許呀，乖？

德 我已派人叫卡希歐來和你談話。

奧 我因傷風流涕，很是苦痛。把你的手絹借給我用。

德 給你。

奧 要我給你的那一塊。

德 我沒有帶在身邊。

奧 沒有？

德 真的沒有帶。

奧 這可不該。那塊手絹，是一個吉帕賽女人給我母親的；她是一個女巫，善能察知人的心術；她告訴她，若把

這手絹藏在身邊，便能工媚專寵，使我的父親不生二心，但如遺失或舉以贈人，我的父親便要對她厭惡起來，另有所歡了。她臨死時給了我，令我將來娶妻之後給我的妻。所以我纔給你；並且十分珍重，把它當做你的眼睛一般寶貴；若是一旦遺失或是給了別人，那真是無比的災難。

德 可當真麼？

奧 是真的；手絹的線網裏是有魔術的；一個巫婆年紀在二百歲以上，在神靈附體之際裂縫了這塊手絹；吐絲的蠶都是經過魔術的，並且這手絹還用製鍊過的處女心的木乃伊洗染過。

德 是麼！可是真的？

奧 一點也不假；所以你要仔細。

德 那麼我但願從來不曾見過這手絹！

奧 哈爲什麼？

德 你爲什麼說話這樣的驚詫急迫？

奧 是丟了？是沒有了？快說，還是找不着了？

德 天保佑我們！

奧 你說什麼？

德 沒有丟；不過假使丟了又當如何？

奧 什麼！

德 我說，並沒有丟，

奧 拿來，給我看。

德 怎麼，我是可以拿給你看的，先生，但是現在我不願去拿。這是藉辭推宕我的請求的計策；請你准卡希歐復職罷。

奧 給我拿手絹來；我心裏甚是疑慮。

德 聽我說，聽我說；你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樣能幹的人。

奧 手絹！

德 請你，先說卡希歐。

奧 手絹！

德 他一向是受你提拔賞識，曾和你共患難，——

奧 手絹！

德 老實說，是你的錯。

奧 滾開（下）。

伊 這人還不是多疑嗎？

德 我從沒見過他這樣。一定，這手絹很有一點怪；我把它丟掉真不幸極了。

伊 一年兩年看不出一個人的真性情；男人全是胃口，我們全是食物；他們飢餓的吃我們，吃飽了又把我們吐出來。你看！卡希歐和我的丈夫。

亞高與卡希歐上。

亞 沒有別的辦法；非求她去設法不可；喂，看！真好運氣！快去求她。

德 怎樣了，好卡希歐！你有什麼話說？

卡 夫人，還是我前次的請求：敬乞夫人鼎力維持，使我重見天日，再得我所誠心敬仰的他的歡心；我不願再遷延下去。如其我的過錯真是罪大惡極，以往的功勞，現今的懺悔，以及將來的建樹，都不能爲我贖罪，重得他的歡心，只消明告，我便受惠不淺；我便當強做知足，另尋途徑向命運之神乞憐。

德 哎呀，最溫文的卡希歐！我的懇求沒能奏出和諧的調子；我的丈夫大異往常；若是他的面貌和他的脾氣一般的改變，我恐怕不認識他了。天使保佑我，我盡力

爲你說情，竟因爲我慷慨陳詞而做了他的憤怒的目標。你要暫且忍耐；我能做到的我必盡力去做，並且比敢爲自己做的還要多；你總可以安心了。

亞 將軍是生氣了麼？

伊 他剛剛走開，確是非常暴躁的樣子。

亞 他能是生氣麼？我曾見大砲把他的軍隊轟炸到半天，就在他身傍的親兄弟也被轟得飛散，而他卻魔鬼一般的屹立不動；他可能是生氣麼？必是有什麼重要大事；我去見他；如其他真是動氣，其中必有道理。

德 請你就去。（亞高下）必是有了什麼國家大事，或是由威尼斯來，或是他在塞普勒斯發現了什麼未成熟的陰謀，使得他神志濁亂；心上有了什麼大事爲難，便在小事上藉題發作，這原是男人的天性。必是如此了；譬如我們的手指痛，便會連累到其他健康的部分

也感到苦痛。我們不要以為男人都是神仙，更不可希望男人能永遠像新婚時候那樣的溫存。伊米利亞，我實在太糊塗了，我方纔大不應該怪罪他的兇橫；現在我曉得我是賄買了假證，而他是被誣了。

伊 但願如你所想是國家大事，不是對你起了什麼疑慮。

德 唉呀！我並沒有啓他疑慮的地方。

伊 但是多疑的人是不接受這種解釋的；他們不是因了什麼原由而疑嫉，只是因為自己多疑而生疑；所以疑嫉是無父無母自生自滅的一個怪物。

德 上天別使這怪物鑽進奧賽羅的心！

伊 夫人，但願如此。

德 我去找他。卡希歐，你且在附近盤桓；我若看他心境好的時候，便提出你的請求，盡力使它成功。

卡 我敬謝夫人。（德斯底蒙娜與伊米利亞下）

畢安卡上。

畢 上帝保佑你，我的朋友卡希歐！

卡 你離開家到這裏來做什麼？你好麼，我的美的畢安卡？真的，愛人，我正要到你家裏去呢。

畢 我正要到你的住處去呢，卡希歐。怎麼！一個星期不來？七天七夜？一百六十八個鐘頭？並且是情人的別離。這不比鐘表上的光陰更加一百六十倍的令人心焦麼？啊！令人好不耐煩！

卡 原諒我，畢安卡，我如今心裏有點煩惱事，等到沒事打攪的時候，我就去把我們別離的帳目勾消。親愛的畢安卡，（把德斯底蒙娜的手絹給她）把這花樣描下來。

|畢 啊卡希歐！這是那裏來的？這一定是新歡的贈予；現在我知道你爲什麼使我別離得好苦了；真弄到如此地步嗎？好。

|卡 去你的，女人！把你從惡魔口裏取來的醜陋的疑心還給送回去。你現在疑心這是情人的紀念品；不是的，老實和你說，畢安卡。

|畢 那麼是誰的？

|卡 我也不知道，親愛的；我在我房裏找到的。我很喜歡這花樣；所以在人尋領之前，——大概總會有人來尋的，——我要先描下一個花樣；你拿去描罷；暫且離開我。

|畢 離開你爲什麼？

|卡 我是在這裏伺候將軍，他若看見有女人和我相伴，那是不體面的，我也不願這樣。

|畢 爲什麼呢，請問？

|卡 不是因爲我不愛你。

|畢 而是因爲你不愛我。請你送我一程，並且今晚我可以和你見面。

|卡 我只能送你一段路，因爲我在此地有事；不過不久就去見你。

|畢 很好；我只得隨遇而安。（同下）



## 第四幕

第一景 塞普勒斯堡前

奧賽羅與亞高上。

亞 你願這樣想嗎？

奧 這樣想，亞高！

亞 怎麼！真個暗中接吻了？

奧 一個僭越的接吻。

亞 或是裸體和她的朋友在牀上睡了一個鐘頭以上，而不及於亂？

奧 裸體在牀上，亞高，而不及於亂？這真是欺騙惡魔；他們心地雖是光明的，而做出這淫穢的樣子，惡魔終究

要誘惑他們的美德，而他們也要開罪上天。

亞 他們若沒幹事，總算是可恕的錯誤；不過我若是給我的妻一塊手絹——

奧 怎麼樣呢？

亞 那便算是她的東西了，將軍；既是屬於她，她便可以隨便轉給任何人了。

奧 她的名譽也是屬於她的；莫非她也可以給人麼？

亞 她的名譽是一件看不見的東西；沒有名譽的人也常常享受名譽；但是講到手絹——

奧 天啊，我真願忘記這件事——據你說——啊！這件事來到我的記憶裏，好像烏鴉盤旋於疫病之家一般

的不祥，——我的手絹是在他手裏。

亞 是的，那又怎麼樣呢？

奧 那可是不大好。

亞 什麼，我若是說我親自看見他做對你不起的事呢？或是我聽到他自己這樣說，因為世上原有這樣的一種壞蛋，或由於他們自己的懇求，或由於女人們的自動的鍾情，一旦稱心遂欲，便忍不住的要喋喋不休。

奧 他說了什麼話嗎？

亞 他說了，將軍；但是你要知道，他所說的當然僅僅是他可以賭咒不承認的話。

奧 他說什麼？

亞 老實說，他居然做到了——我可不知道他做到了什麼。

奧 什麼？什麼？

亞 睡。——

奧 同她睡？

亞 同她睡，睡在她身上；隨便你說。

奧 和她同睡！在她身上睡！有人毀謗她的時候，我們可以說這是污辱到她身上。和她同睡！這可討厭了。手絹——認罪，——手絹！認罪，絞殺，這就是他的酬勞。先絞殺，後招供；我想到這裏抖顫了。我的本性絕不會無緣無故的被這樣的情感所蒙蔽。使我如此震動的不是什麼言語的刺激。呸！耳鼻所磨，兩脣相接。是可能的麼？——認罪！——手絹！——啊！魔鬼（昏迷倒地）

亞 發作罷，我的藥劑！輕信人言的傻瓜就是這樣的上當；許多純潔無辜的女人也就是這樣的受人咒罵。怎樣了，喂！將軍將軍，我說！奧賽羅！



卡希歐上。

怎麼樣，卡希歐！

卡 什麼事。

亞 將軍發了癲瘋了；這是第二次發作；昨天已有過一次。

卡 揉揉他的太陽穴。

亞 不，別動他；要由他昏睡下去，否則他嘴裏要噴沫子，並且立刻要發瘋撒野。看他動了；你且退去，他立刻就要復元；等他去後，我還有要事和你相談。（卡希歐下）

你好些了麼，將軍？你沒有傷了頭罷？（註六）

奧 你譏笑我麼？

亞 我譏笑你！老天在上，我絕不願你能像大丈夫一般的忍受你的命運！

奧 做了烏龜的丈夫便是一個怪物，畜類了。

亞 那麼在一個人口衆多的城裏，正有不少的這樣的畜類，還有不少的體面的怪物呢。

奧 他是承認了麼？

亞 先生，放出些丈夫氣；要知道每一個繫上了婚姻羈絆的鬚眉男子都許和你同一命運；現在就有千千萬萬的人每夜都睡在不純粹屬於自家的牀上，而他們卻敢賭咒說是自家的；你的情形還較好些呢。啊！在一個安穩的牀上吻着淫婦而還以為她是貞潔的，那纔是惡魔的咀咒，最刻毒的譏笑。不，只消令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的地位，我便知道如何對付她。

奧 啊！你是機警的；那是一定。

亞 你且暫時站開；少安勿躁。你方纔在此地悲痛暈厥的時候，——你這樣的人原不該如此動氣，——卡希

歐到此地來了；我打發他走了，並且給你的瘋癩說出一番解釋；教他隨後就來和你說話；他答應了。你且躲藏起來，看看他滿臉譏笑的樣子；我要他重新講述一遍，和你的妻通姦是在什麼地方，如何的，多少次數。多久以前，前次是在什麼時候，下次是在什麼時候；你只要看他臉上的神氣。但是可要忍耐；否則我只好說你是暴躁脾氣，沒有一些丈夫氣。

奧 你聽我說，亞高。你看我一定是極善忍耐的，但是——你聽我說——極狠心的。

亞 那卻無妨；但一切不可匆忙。你暫且退去罷。（奧賽羅退去一旁）現在我要向卡希歐問起畢安卡，她是爲了衣食出賣性慾的娼婦；她對卡希歐非常鍾情；欺騙衆人終被一人欺騙，這正是妓娼的晦氣哩。他，只要一聽到提起她來，便忍不住要放聲大笑。他果然來了：

卡希歐上。

他一定要笑，奧賽羅一定氣得要發瘋；他的笨拙的猜忌一定會完全誤會了可憐的卡希歐之微笑，神情，及輕薄的舉動。你好嗎，副官？

卡 你這樣的稱呼使得我格外難過，自從失掉了這個名義我幾乎送了命。

亞 好好的去求德斯底蒙娜，你一定可以成功。（聲略低）哼，如其這次求情是在畢安卡的掌握之中，你當如何迅速的順利！

卡 噯呀！可憐的女人！

奧 看他已經笑了！

亞 我從沒見過女人這樣的愛男人。

卡 噯呀！可憐的女人，真是的，我想她是愛我的。

奧 他竟輕輕的否認，一笑置之。

亞 你聽我說，卡希歐。

奧 現在他是要求他重說一遍了：說罷，很好，很好。

亞 據她傳說你是要娶她的，你可有這意思嗎？

卡 哈哈，哈哈！

奧 你勝利了，羅馬人？（註七）你勝利了！

卡 我娶她什麼？一個娼婦？請你別這樣看不起我的智

慧；不要以為是如此的。不健全。哈哈，哈哈！

奧 好好，好好。勝利的人當然要笑。

亞 但據傳說你是要娶她。

卡 請你別瞎說。

亞 我若瞎說，我是小人。

奧 你給我算清帳了罷？（註八）好。

卡 這是她自己的述說：她確以為我要娶她，那是由於

她自己的情愛與幻想，不是由於我的允諾。

奧 亞高向我招手；現在他是開始講述這事的原委了。

卡 她方纔還在這裏；我走到那裏她追到那裏。有一天

我在海濱和幾個威尼斯人講話，這東西又追來了，真

的，她就這樣的摟住了我的頸子——

奧 想來一定是叫着「我的親愛的卡希歐！」他的神

情是有這樣的表示。

卡 於是摟住我哭哭喊喊；拉拉扯扯；哈哈，哈哈！

奧 現在他是講她如何的拉他到我的寢室裏。啊！我看

見你那鼻子了，還沒有看見一條狗用你的鼻子去餓。

卡 我只得躲開她。

亞 天呀！看，她來了。

卡 這真是一隻野雞！還是噴了香水的一隻。

畢安卡上。

你這樣的追着我是什麼意思？

畢 魔鬼和他的母親追着你！你方纔給我的那塊手絹是什麼意思？我真傻，不該接過去。要我去描花樣！你倒說得好聽，在房裏檢到的，不知是誰丟的！這是什麼淫婦的紀念品，倒要我去描花樣！拿去，送還給你的淫婦！不管你是從那裏得來的，我不管描這花樣。

卡 怎麼，我的親愛的畢安卡！怎麼，怎麼！

奧 天哪，那是我的手絹呀！

畢 你今晚若是願來吃晚飯，你可以來；若是不來，等我下次請罷。（下）

亞 追她去，追她去。

卡 真的，我得追去；否則她要在街上胡說亂道。

亞 你到她那裏吃晚飯麼？

卡 是的，我打算這樣。

亞 好，我也許去看你，因為我很想和你談談。

卡 請來，好不好？

亞 去你的；別再說了。（卡希歐下）

奧 （上前）我怎麼樣殺他，亞高？

亞 你看見沒有他怎樣的笑他自己的罪惡？

奧 啊！亞高！

亞 你看見那手絹麼？

奧 那是我的麼？

亞 是你的，我敢賭咒；你看他是多麼愛惜你那癡心的夫人！她把手絹給他，他轉送了他所姘識的一個娼婦。我願連着殺他三年纔解恨，一個好女人！一個美的女人！一個可愛的女人！

亞 不，你一定要忘懷纔好。

奧 對，讓她今晚就腐爛，滅亡，受罪；因為她是不能再活了。唉，我的心變成了石頭；我槌胸，傷了我的手。啊！世界上真沒有比她更可愛的女人；她可以睡在一個皇帝的身傍而命令他去做事。

亞 不，你不該這樣說。

奧 我恨死她！我只是說她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她的針線是如此的精巧！音樂嫻熟！她能把一隻野熊唱得服帖馴順，又是那樣的聰明穎悟！

亞 她越有這樣多的長處越壞。

奧 唉，更壞一千倍，一千倍。再說，性情多麼溫柔！

亞 是，太溫柔了。

奧 那是一定的了；——不過多麼可惜呀，亞高！亞高，多麼可惜呀！

亞 你如其是這樣的憐惜她的罪過，最好是特准她通

姦；因為，你若是不介意，便更不關別人的事。

奧 我要把她剝成肉泥，使我做烏龜！

亞 啊！這是她太卑鄙了。

奧 並且是私通我的部下！

亞 這是更加卑鄙了。

奧 給我一點毒藥，亞高；今天晚上，我不想和她爭論，否則她的肉體和美貌又要打動了我的決心。就在今晚，

亞高。

亞 不要用毒藥，就在她所玷污了的那張牀上把她勒

死好了。

奧 好，好；這點公道是很可喜的；很好。

亞 至於卡希歐，交給我；去辦；半夜就有消息奉告。

奧 好極了。（內喇叭聲）這是什麼信號？

亞 必是有誰從威尼斯來，是婁都維可，從公爵那裏來；看，你的夫人也同他來了。

婁都維可，德斯底蒙娜，及侍從等上。

婁 上帝保佑你，好將軍！

奧 敬謝，先生。

婁 威尼斯的公爵和元老問候將軍。（給他一函）

奧 我敬吻他們厚意的函件。（開函而讀）

德 有什麼消息，宗兄婁都維可？

亞 今天拜見先生，我很高興；歡迎你到塞普勒斯。

婁 謝謝你，卡希歐副官可好？

亞 活着呢，先生。

德 他和我的丈夫發生了裂痕；你可以補救得好。

奧 你準敢保麼？

德 將軍？

奧 「如荷同意，此事務乞照辦。」——

婁 他沒有說什麼；他是忙着讀信呢。將軍和卡希歐有什麼衝突嗎？

德 頂不幸的一次衝突；我很想盡力調停，因為我是很愛卡希歐的。

奧 天打雷劈！

德 將軍？

奧 你糊塗了？

德 怎麼！他是生氣了？

婁 也許是這封信激怒他了；因為，據我想，他們要關他回去，派卡希歐代理。

德 老實說，我很高興。

奧 真的麼！

德 將軍？

奧 我很高興你是這樣的發昏。

德 怎麼了親愛的奧賽羅？

奧 惡魔！（打她）

德 我無原無故受這樣委曲。

婁 將軍，在威尼斯將沒有人相信有這樣的事，雖然我

賭咒是我親見的：這是太過了；向她賠個小心，她哭了。

奧 啊惡魔，惡魔假如大地受了女人的眼淚就能受孕，

她的每滴眼淚會變成一條鱷魚滾開！

德 我不在這裏招你生氣便是。（走去）

婁 實在是，一位從順的夫人；我請求你，叫她回來罷。

奧 夫人！

德 將軍？

奧 你要和她做什麼，先生？

婁 誰，我，將軍？

奧 是的；是你要我叫她回來的：先生，她能來來往往的

反覆無常；她還能哭，先生，哭；並且她是從順，如你所說，

從順，很從順。你繼續流淚罷。關於這件事，先生，——啊

真會假裝傷心！——我是奉命調回。你走開；我隨後找

你談話。先生，我遵命就回威尼斯去去！（德斯底蒙娜

下）就令卡希歐代替我。並且，先生，今晚，我請你同用

晚飯；歡迎你到塞普勒斯。畜生獸行！（下）

婁 這就是我們全體元老認為完全可靠的高貴的摩

爾麼？這就是情感所不能動撼的高貴性格嗎？其堅強

的美德不為意外災難的矢石所刺傷的麼？

亞 他是改變得很厲害了。

婁 他的頭腦還清醒麼？可是有點瘋狂？

亞 他就是現在這個樣子；我不願表示什麼意見。他或

許是清醒的，如其他現在不是，那麼我深願他現在是！

| 婁 怎麼打他的妻！

| 亞 真是，那是不大好；但願沒有比這次打更糟的事！

| 婁 他常這樣打麼？還是這封信激動他的怒火，所以纔

發生今天這樣的過失？

| 亞 噯呀，噯呀！我所見到的和知道的，我可不該說出口。

你留心觀察他罷，他自己的行爲就可以表示出他的

本相，不用我說了。你只消跟了去看他以後如何。

| 婁 我很難過我竟對他失望了。（同下）

第二景 堡內一室

奧賽羅與伊米利亞上。

| 奧 你沒有看見什麼，那麼？

| 伊 也從沒有聽說什麼，也沒有疑心過什麼。

| 奧 怎麼沒有，你會看見卡希歐和她在一起。

| 伊 但是我卻看不出那有什麼錯處，並且他們倆人所

說的一句一字我都聽見了。

| 奧 什麼！他們從沒有低聲耳語嗎？

| 伊 從沒有過，將軍。

| 奧 也從沒有把你支使開麼？

| 伊 從沒有過。

| 奧 去取她的扇子，手套，面幕，或任何物件？

| 伊 從沒有過，將軍。

| 奧 這可怪了。

| 伊 將軍，我敢拿我的性命來打賭，她是貞潔的；如其你

有別樣的猜想，快把那念頭剷除；那是要玷污你的心

胸的。如其有什麼小人把這思想放入你的頭腦，上天

讓他受那毒蛇所受的報應！如其她是不貞潔忠實的，



天下便沒有一個幸福的男子了；頂純潔的妻也要是和譏謗一般的醜陋了。

奧 叫她來去。（伊米利亞下）她說的是很充分的；但若說不出這樣多話，她就是個蠢婦人了。這真是一個狡詐的淫婦，藏着下流祕密的一間嚴扁的密室；但是她還跪下祈禱呢；我見過她祈禱。

伊米利亞與德斯底蒙娜上。

德 將軍，你有什麼事？

奧 乖，你走過來。

德 你要做什麼？

奧 讓我看看你的眼睛；你望着我的臉。

德 你這是什麼怪想？

奧 （向伊米利亞）請你盡點職；讓姦夫淫婦在裏面，

把門關上；若有人來，咳嗽一聲，或叫一聲「嚕」；你的職守，你的職守；呸，滾開。（伊米利亞下）

德 我跪下求你，你說的話是何用意？我懂了你的話裏的忿怒，但我不懂你的話。

奧 哼，你是什麼人？

德 你的妻；你的真實忠誠的妻。

奧 來，對天發誓，便要永世不得翻身；否則，你貌如天使，魔鬼都不敢來捉你；所以你是要加倍的遭受天譴的；儘管發誓你是忠實罷。

德 上天明鑒。

奧 上天明白知道你是如地獄一般的偽詐。

德 對誰呀？同誰呀？為什麼我是偽詐？

奧 唉！德斯底蒙娜；去罷，去罷，去罷！

德 噯呀，好苦痛的日子！——你為什麼哭？莫非我是使

你落淚的原由麼？設或你疑心我的父親主使把你撤職，你也不該怪罪我；假如你是和他決裂，我也是和他斷絕了。

奧 假如是天意要我受些折磨，把各種災難降在我的光頭上，使我全身的浸在貧困裏面，使我一切希望都淪入奴隸的境遇，我在心靈裏也還能找到一點點的忍耐；但是，噯呀！使我成爲世人嘲笑的永久目標，千夫所指；我也還能忍受；很能忍耐；但是你這心窩，是我貯藏愛情的倉庫，我除了在此地生活便無生命之可言，這是我的生命之流的泉源，否則便要乾枯的；居然把我從這個地方驅逐！或竟留做癩蝦蟆交尾生卵的水池！耐心啊，我這青年紅唇的天使，變色罷；唉，把臉色放得地獄一般的陰沈罷！

德 我希望我的高貴的丈夫認爲我是貞潔的。

奧 啊！是的，像屠場中的夏天蠅子一般貞潔，在產卵的時候還會受孕。啊！你這害人的東西！你是如此的美艷芬芳，使得眼鼻都感到苦痛，但願你是不會生。

德 噯呀！我無意中犯了什麼罪惡？

奧 這樣美的一張白紙，這樣好的一本冊子，是爲寫上「妓娼」兩個字的嗎？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罪！啊！你這公衆的娼婦！我若把你的行爲說出來，我的面頰會要變成火爐，把羞恥燒成了灰燼。犯了什麼罪！上天都要掩鼻，月亮都要閉眼，到處接吻的狂風都要停息在地下，的洞窟，不願意聽。犯了什麼罪！無恥的淫婦！

德 天哪，你冤枉我了。

奧 你不是淫婦嗎？

德 當然不是。假如把我這身體爲我的丈夫保藏，不令任何人做非法的接觸，便算不是淫婦，那麼我便不是。

奧 什麼！不是妓娼？

德 不是，毫無疑問的不是。

奧 能有這樣的事麼？

德 啊！上天饒恕我們。

奧 那麼，我請你原諒；我把你當做了嫁給奧賽羅的那個威尼斯的狡詐娼婦了。你的任務是和聖彼得的正相反，看守地獄門的呀！（註九）

伊米利亞上。

你，你是的，你！我們已經幹完了好事；要有錢酬勞你的。我請你，鎖上門，給我們守秘密。（下）

伊 噯呀！這位先生心裏想到的是什麼事！你好麼，夫人？你好麼，我的夫人？

德 真是的，我在半睡。

伊 夫人，將軍今天怎麼了？

德 誰？

伊 就是將軍呀。

德 誰是你的將軍？

伊 就是你那親愛的丈夫，夫人。

德 我沒有；別和我說話，伊米利亞；我不能哭，我也沒有任何話來回答，除非是用淚來表示。請你今晚把我的新婚的被褥放在我的牀上；別忘了；去叫你的丈夫來。

伊 真是有了變故！（下）

德 我該受這樣的待遇，很應該。我從前有過什麼樣的行爲，足以使他對我的最微小的錯誤加以最苛細的非難呢？

伊米利亞與亞高上。

亞 有何吩咐，夫人你可安好？

德 我無從得知，凡教訓小孩子的，都用溫柔的手段和簡易的工作；他原可這樣的責罰我；因為我真是一個孩子，受不住嚴峻的懲罰。

亞 怎麼回事，夫人？

伊 噯呀！亞高，方纔將軍辱罵她是娼婦，加以非常輕蔑的咒罵，是誠實的人難以忍受的。

德 我是那個名稱麼，亞高？

亞 什麼名稱，夫人？

德 就是她說我的丈夫說我是的那名稱。

伊 他叫她做娼婦；就是一個乞丐在醉酒中也不能把這樣的稱呼加在他的娼婦身上。

亞 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德 我不知道；我確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一個。

亞 別哭，別哭。噯呀真不幸！

伊 她拋棄了許多富貴的姻緣，絕決了嚴交朋友，離鄉背井，為的是令人叫娼婦嗎？這能不令人哭麼？

德 這是我命運不濟。

亞 這該讓他倒寤！他何以忽然這樣動氣呢？

德 只有天知道。

伊 我敢以性命打賭，這一定是有什麼陰險小人，挑撥好事的流氓，招搖撞騙的奴才，為要謀個一官半職，所以捏造這段謊言；一定是這樣一回事。

亞 呸！沒有這樣的人；決不可能。

德 假如真有這樣的人，上天饒恕他罷！

伊 讓絞索饒恕他，地獄敲他的骨頭！為什麼他叫她做娼婦？是誰和她姘識？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什麼痕迹？有什麼可疑？摩爾必是被一個頂奸詐下流的奴才給

騙了。天哪！願你把這樣的小人暴露出來，並且給每個誠實的人一條鞭子，抽打這些流氓的裸體，打得他們由東跑到西，遍世界的逃竄！

亞 聲音放低些。

伊 啊！這些人真可恨，那個使你胡思亂想，疑心我和摩爾私通的人，也正是這些小人之一。

亞 你是傻瓜，滾你的。

德 啊亞高，我怎樣纔可以再得我的丈夫的歡心呢？好朋友，你去找他；因為，我對天發誓，我真不知道爲什麼失了他的歡心。我在此下跪了；假如我曾有心辜負他的愛情，無論是在思想裏或行爲上；假如我的眼睛耳朵以及任何感官，在任何別的男人身上感得了愉快；假如我在現在以往或未來都還沒深摯的愛他，縱然他要把我遺棄；請上天使我永遠不得安寧，疏冷是很

可怕的；他的疏冷會毀滅我的生命，但永遠不能玷污我的愛情。我不能說「娼婦」；我說出來就使我戰慄；全世界的尊榮富貴也不能使我做博得這個稱號的事。

亞 我請你別着急，這不過是他一時的脾氣；國家大事使他煩惱，所以他和你爭吵。

德 假如並無別情——

亞 不過如此，我敢說。（喇叭聲）這號聲是召喚用飯；威尼斯的使者在等候晚飯；進去，別哭；一切都會安好的。（德斯底蒙娜與伊米利亞下）

洛德里高上，

怎麼樣，洛德里高！

洛 我覺得你沒有公正的待我。

亞 有什麼不公平？

洛 你每天總是藉故推脫，亞高；並且我現在覺得，你簡直是有意隔斷我的一切機會，更談不到給我什麼絲毫希望的鼓勵了。我實在不能再忍，我已受的苦楚我也還覺得於心不甘。

亞 你願聽我說嗎，洛德里高！

洛 哼，我已經聽太多了，因為你的言行太不一致。

亞 你這樣責備我是最不公平道。

洛 我所責備的都是事實。我的錢是已經浪費淨了。你從我這裏拿去獻給德斯底蒙娜的珠寶差不多可以够誘惑一個尼姑的了；你告訴我她說她都接受了，並且就有一親芳澤的希望與安慰，但是我毫無所得。

亞 好；算了罷；很好。

洛 很好；算了罷！我不能就算了，夥計；也不是很好，我賭

咒。這是很卑鄙的勾當，我開始覺得我是受騙了。

亞 很好。

洛 我告訴你不是很好。我要向德斯底蒙娜去自首；假如她退還我的珠寶，我也放棄我的非法的要求；如其不還，我唯你是問。

亞 你說得很對，

洛 是的，並且我還說得到做得到。

亞 哈，現在我看出你是有骨頭的，就憑這一件事我就要比從前更看得起你一些。把手給我，洛德里高；你怪罪我，是很有理的；不過，我要說，我已經頂直率的爲你的事盡力，

洛 但是毫無表現呀。

亞 我承認實在是毫無表現，你的懷疑不是沒有見識的。但是，洛德里高。假如你真是有骨頭的，我現在比從

前更相信你是有的，我的意思是說毅力、勇氣、膽量，那麼今夜你就表現出來；如其你明晚還不能管着德斯底蒙娜的溫柔，你儘可把我害死，任你用什麼方法害我的性命。

洛 好，是什麼事是否合理而不越軌的？

亞 先生，威尼斯有特使前來委任卡希歐代理奧賽羅的位置。

洛 是真的嗎？那麼奧賽羅與德斯底蒙娜又要回威尼斯去了。

亞 啊，不！他是要到毛里灘尼亞去的，並且要帶美貌的德斯底蒙娜同去，除非有什麼意外事或許要在此多攔擱幾天；在這期間當然沒有什麼意外事比卡希歐之被剷除為更有效。

洛 你是什麼意思，剷除他？

亞 怎麼，就是使他不能代替奧賽羅的位置；敲破他的腦殼。

洛 這事你要我去幹。

亞 對了；假如你敢於爲你自己謀一點權益，他今晚和一個娼婦吃晚飯，我到那裏去找他；他自己還不曉得他的鴻運。假如你守候着他出來，——我可設法叫他在十二點鐘至一點之間的時候出來，——你便可自由處置他了；我在附近幫助你行事，他在我們夾攻之下必死無疑。來，別站着發呆，同我走；我將指示給你，他的死是如此的必要，你會認定非去殺他不可的。現在已是晚飯的時候，夜晚已經費去不少的時候了；我們就去準備。

洛 我還要知道這事的根由。

亞 我必令你聽了滿意。（同下）

第 三 景 堡 內 又 一 室

奧賽羅、婁都維可、德斯底蒙娜、伊米利亞、及侍從  
等上。

婁 我請你，先生，就此止步罷。

奧 啊！請原諒；散散步於我很有益的。

婁 夫人，晚安；我敬謝夫人。

德 甚表歡迎。

奧 你走不走，先生？啊！德斯底蒙娜，——

德 什麼？

奧 你立刻去睡；我也就回去；把你的侍從打發走；就這  
樣辦。

德 我照辦。（奧賽羅，婁都維可，及侍從等下）

伊 現在如何了？他的樣子似較和緩了一點。

德 他說他立刻就回來；他令我去睡，並且打發你走。

伊 打發我走！

德 這是他的命令；所以，好伊米利亞，把我的睡衣給我，  
再見罷；我們現在不可衝撞他。

伊 我願你從不曾見過他。

德 我不願這樣；我愛他如此之深，雖然是他粗暴，斥責，  
忿怒，——請你給我拔下扣針，——都似乎是美妙可  
愛。

伊 你叫我拿的被單我放在牀上了。

德 好罷。真是的！我們的心是多麼儂！我若是先你而死，  
請你就用這一條被單裹我的屍身。

伊 別瞎說。

德 我的母親有過一個女僕名叫巴巴嫩；她有了情事，  
她的愛人發了瘋拋棄了她；她有一曲「青柳歌」；那



原是舊調子，卻能抒發她的命薄，於是她歌唱而死；今晚這隻歌總是不離我的心頭；我不自禁的要把頭側向一邊，像可憐的巴巴嫩那樣歌唱。情你，快些。

|伊 要我去給你拿晚衣麼？

|德 不，拔下這裏的扣針。這位婁都維可倒是一個漂亮人。

|伊 很美的一個人。

|德 他會說話。

|伊 我知道威尼斯有一位婦人爲了吻一下他的下嘴唇寧願赤腳走到帕勒斯坦。

|德 可憐的人坐在無花果樹邊嘆氣，

唱啊所有的青柳；

她的手撫着胸，她的頭垂到膝，

唱啊青柳，青柳，青柳；

清溪在她身邊流，低訴她的苦痛；

唱啊青柳，青柳，青柳；

她的酸淚下落，把石頭泡得軟鬆；——

把這些收起來。——

唱啊青柳，青柳，青柳；

請你去罷；他就要來了。——

唱着青柳必要成爲我的花冠。

誰也不要怪罪他，他的傲慢我該當，——

不，不是這樣的一句！聽誰敲門？

是風。

|德 |伊 我說我的愛人是負心；但他說什麼？

唱啊青柳，青柳，青柳；

若我戀愛別的女人，你可陪別的男子睡臥。

那麼，你去罷；明天會。我的眼睛發癢；這是要哭的朕

兆嗎？

伊 那是不相干的。

德 我聽人這樣說過。啊！這些男人們，這些男人們！你真相信麼，告訴我，伊米利亞，世界上有如此無恥的辱沒丈夫的女人麼？

伊 這樣的女人也是有的，無疑的。

德 縱有世界大的利益，你願幹這樣的事麼？

伊 怎麼，你不幹麼？

德 不，我對光天發誓？

伊 我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幹這事；我要幹也是在暗中去幹。

德 有世界大的利益，你便幹這樣的事嗎？

伊 世界是很大的東西；爲了這樣一樁小罪惡，這是很大的代價了。

德 說真的，我不信你肯幹。

伊 說真的，我信我一定幹，幹完之後再圖補救。當然，僅僅爲了一隻聯鎖指環，幾尺麻紗，幾件袍子，裙子，帽子，等等的小恩小惠，我是不幹這事的；但是若把全世界都給我，誰不願先令丈夫做烏龜隨後再令他做皇帝？我甘願因此冒入地獄的危險哩。

德 雖爲了世界大的利益，我若犯這樣的錯誤，天罰我。

伊 怎麼，錯誤也不過是世人眼中的一樁錯誤；既爲了你的辛苦而把全世界賠補給你，那錯誤也便成爲你自己的世界中的一樁錯誤，你自可很快的糾正過來。

德 我不信有這樣的女人。

伊 有的是，足有一打；還有更多的，足夠把她們換來的世界給充滿私生子。但我以爲妻子墮落都是由於她們的丈夫的錯處。假如，他們不盡爲夫之道，把我們應

得的寶物傾注到別人的股間，或是無故醋興勃發，把我們加以幽禁；或是他們毆打我們，或是一怒而把我們的從前零錢減少；那麼，我們也不是毫無心肝的，雖然我們是仁厚爲懷，可是我們也要報仇的。做丈夫的要知道，他們的妻是和他們一樣的有感覺；她們看得見，嗅得出，嘗得出甜和酸，和她們的丈夫一般。他們棄了我們而另求新歡，他們做的是什麼事？是遊戲嗎？我想是的是愛情產生的結果嗎？我想是的是，這樣逾軌

的行爲是意志薄弱嗎！我想也是的；可是我們莫非就沒有愛情，遊戲的興致，以及薄弱的意志，和男人一般的麼？

他們要善待我們，否則要知道，是他們的錯誤教我們來做效。

德 再會，再會；願上天准我，

不以怨報怨，而茹苦進德（同下）



## 第五幕

第一景 塞普勒斯街道

亞高與洛德里高上。

亞 這邊，站在這柱子後面；他立刻就來；把你的劍拿在手裏，狠命的刺他一擊。要快，快！別怕；我會來到你身邊。我們的成敗就在此一舉了；要記住這一點，把你的意志放得頂堅決。

洛 可要離我近些；我也許誤事。

亞 就在這裏，在你手邊；鼓起膽來，去站在你的位置上。去。（退後）

洛 我並不十分熱心做這事；可是他說的理由頗是動

奧賽羅 第五幕

聽：不過殺一個人罷了；出來罷，我的劍；令他死罷。

亞 這回我可把這腰包給揉痛了，他有些氣憤。現在，無論是他殺死卡希歐，或卡希歐殺死他，或同歸於盡，都是於我有利的；若是洛德里高活着，他會要我賠償。當初我從他手裏騙取的假做德贈德斯底蒙娜的大批金寶；這是萬萬不可的；假如卡希歐活着，他的生活中美德煥發，顯得我是醜了；況且，摩爾也許把我說的話洩露於他；那麼我便處境甚險了。不，他非死不可。就這樣辦；我聽見他來了。

卡希歐上。

洛 我辨得出他的腳步聲；是他。混蛋，你死罷！（向卡希

歐刺擊）

卡 這一擊真能制我的死命，若非我這衣服是你所想

不到的結實；我且試試你的。（拔劍，刺傷洛德里高）

洛 啊！我被殺了。（亞高自後出，刺傷卡希歐腿部而逃）

卡 我永遠是殘廢了。救命，啊！殺人了！殺人了！（倒下）

奧賽羅遙上。

奧 卡希歐的聲音；亞高真不失信。

洛 啊！我真是一個壞蛋！

奧 簡直是的。

卡 啊，救命，啊！點燈！外科醫生！

奧 是他了；勇敢的亞高啊，誠實而正直！你真能爲你的

朋友抱不平；你給了我一個好榜樣。婦人，你的情郎死

了，你的厄運也就要臨頭；賤婦，我來了！你的媚眼的魔力已從我心裏塗銷；你的被淫慾玷污的牀，將要點上淫慾的血。（下）

婁都維可與格拉希安諾遙上。

卡 怎麼啦！沒有巡警嗎？沒有過路人嗎？殺人了！殺人了！

格 有了什麼變故；喊叫得很可怕。

卡 啊，救命？

婁 聽！

洛 啊！倒糞的壞蛋！

婁 有二三個呻吟呢；這一夜好生淒慘；這也許是假裝

的；不再多糾合幾個人就應聲而去，怕不大妥當。

洛 沒有人來麼！我可要流血而死了。

婁 聽！

亞高持燈上。

亞 是誰呀？誰在這裏喊殺了人？

婁 我們不曉得。

亞 你們沒聽見一聲喊嗎？

卡 這裏，這裏！看上天的面上，救我。

亞 怎麼回事？

格 這人大概是奧賽羅的旗手，據我看。

婁 正是他；很勇敢的一個人。

亞 你是什麼人在此地這樣的慘叫？

卡 亞高？啊，我是毀了，被小人暗算救救我罷。

亞 啊，是副官麼？這是什麼匪人幹的事？

卡 我想有一個還在附近，他跑不掉了。

亞 啊，陰險的匪徒！（向婁都維可及格拉希安諾）你

們是做什麼的？過來，幫幫忙。

洛 啊，過來救救我罷。

卡 那就是一個。

亞 啊，行兇的奴才！啊，匪徒！（刺洛德里高）

洛 啊，可恨的亞高！啊，毫無人心的狗！

亞 暗中殺人！這些行兇的匪類那裏去了？全城多麼安

靜！喂，殺人了！殺人了！你們是什麼人？是好人還是歹人？

婁 由你自己估量罷。

亞 婁都維可先生？

婁 正是。

亞 我請原諒。卡希歐在這裏被匪徒刺傷了。

格 卡希歐！

亞 弟兄，你傷勢如何？

卡 我的腿砍成兩截了。

亞 可了不得，拿着燈，先生；我用襯衫給他裹上。

畢安卡上。

畢 怎麼回事；喂？誰喊來的？

亞 誰喊來的！

畢 啊我親愛的卡希歐！我寶貝的卡希歐！啊卡希歐，卡

希歐，卡希歐！

亞 啊你這著名的娼婦！卡希歐，你可疑心到是誰這樣殘害你的嗎？

卡 猜不出。

格 我見你這樣，很是難過；我正在要找你。

亞 借我一根襪帶好。啊！但願有頂轎子，把他安穩的擡走纔好！

畢 噯呀！他暈了！啊卡希歐，卡希歐，卡希歐！

亞 諸位先生，我疑心這賤人也是匪黨之一。且忍耐一

刻，好卡希歐。來，來。給我一點燈光。看看我們是否認識這個臉。噯呀！我的朋友，我的同鄉，洛德里高，不是，一定是，啊天，洛德里高。

格 什麼！就是威尼斯的那一位？

亞 就是他，先生。你認識他麼？

格 認識他是的呀。

亞 格拉希安諾先生麼？請你恕我；這流血的慘事竟使我一時失禮，未識尊顏。

格 我見到你，很是有幸。

亞 你覺得怎樣，卡希歐？啊！來了一頂轎子！

格 洛德里高（一轎擡上）

亞 他，他就是他，——啊！這是很好的；這乘轎子好好的把他擡去；我去請將軍的醫生。（向畢安卡）至於你



呢。姑娘，不勞你費心。倒死在這裏的，卡希歐，是我的好朋友。你們之間可有什麼仇恨？

卡 毫無仇恨；我也並不認識他。

亞 （向畢安卡）怎麼你的臉發白啊！把他擡回家去

——（卡希歐與洛德里高俱擡下）等等再走，先生們。你的臉發白，姑娘？——你們看見她眼光的顫頓麼？不，你們若是凝視，我們立刻就更明瞭一些這個案情。好好看她；我請你們，看看她。你們看出了麼，先生們？哼，罪惡的事會自己吐露出來的，雖然沒有用舌頭。

伊米利亞上。

伊 呀！什麼事？是什麼事，丈夫？

亞 卡希歐在黑暗中被洛德里高和在逃的幾個人攻擊；他差不多是送了命，洛德里高已死。

伊 噯呀！好人；噯呀！好卡希歐！

亞 這必是嫖娼的結果。伊米利亞，請你去問卡希歐他今晚是在那裏吃晚飯的。怎麼！你一聽說就發抖？

畢 他在我家吃的晚飯；但是我並非因此發抖。

亞 啊！他真在你家吃的晚飯？我命令你，跟我走。

伊 吓，吓，你這娼婦！

畢 我不是娼婦，我的生活是和辱罵我的你一般的體面。

伊 和我一般！哈！吓！

亞 先生們，我們去看看可憐的卡希歐的創口的包裹。來，姑娘，你得要向我们另說實話。伊米利亞，你跑到堡裏去，報告給將軍和夫人這一切的事情。你先去好麼？

（傍白）

我的失敗與成功，

完全就在今夜中。(衆下)

第二景 堡內一寢室德斯底蒙娜在牀上睡

眠一盞燈燃着

奧賽羅上。

奧 是有原由的，是有原由的，我的心喲；貞潔的星辰，別讓我訴說給你聽罷！是有原由的。但是我不令她流血，我也不在她那比雪還白和石膏像一樣平滑的皮膚上劃出傷痕。可是她非死不可，否則她要騙害別的男  
人。熄滅了燈火，然後再撲滅生命的火？我若是熄滅你，你這熊熊燃燒的蠟燭，我如一旦翻悔，還可使你再放光明；但是我若撲滅你的生命之火，你這天生尤物，我不知什麼地方有那從天上盜來的神火能再點燃你的光亮。我若掐下一朵玫瑰，我不能令它再有生命的

滋長，那是一定要枯萎的；我還是乘它在樹上的時候嗅它。(吻她)啊芬芳的呼氣，幾乎使得「正義」折斷她的劍再吻一下，再吻一下。如其你死後還是這樣，我就殺你，並且以後還是愛你。再吻一下，這是最後一次了；如此甜蜜的從無如此之悽絕。我一定要哭，但是殘酷的眼淚；這一縷悲哀是神聖的，上天對他所愛的人纔給以這樣的悲愴。她醒了。

德 誰在那裏？奧賽羅？

奧 是，德斯底蒙娜。

德 你來上牀睡罷？

奧 你今天祈禱過沒有。德斯底蒙娜？

德 祈禱過了。

奧 你如其覺得有什麼罪過還沒得上天慈悲，趕快就祈禱罷。

德 啊呀！你這話是什麼用意？

奧 你所禱好了，要簡捷些；我在一邊走着；我不願乘你不

不意的時候殺你；不上天不准！我不願殺你的靈魂。

德 你是說殺麼？

奧 是，我是說。

德 上天饒恕我！

奧 阿門！我也極願如此。

德 你既這樣說，我希望你不殺我。

奧 哼！

德 但是我怕你；你的眼睛這樣一翻，你便是起了殺心。

我既然問心無愧，我不知爲什麼要怕；但是我覺得我怕。

奧 想想你的罪惡罷。

德 那只是我對你的愛情。

奧 是的，你就要爲這個而死。

德 爲愛而被殺，那未免死得不近情理。噯呀！你爲什麼

這樣敲你的下脣？必是殺心震撼了他的週身；這是不

祥之兆，但是我還希望，希望不是對我來的。

奧 別說了，不許動！

德 我聽從你。到是什麼事？

奧 我最愛的我給了你的那塊手絹，你給了卡希歐。

德 沒有，敢以我的性命靈魂爲誓！把他叫來，問他。

奧 可愛的人，要當心，要當心別發假誓；要知道你是在

死牀上呢。

德 是的，但還不至於就死。

奧 立刻就死；所以直供你的罪惡罷；因爲你縱然一樁

樁的發誓否認，也不能剷滅那使我苦痛呻吟的堅強

的認識。你是就要死的。

德 那麼上帝憐憫我罷！

奧 我願說一聲「阿門。」

德 你也要有憐憫心呀！我從未做過虧負你的事；從未愛過卡希歐，除了上天所允准的一種汎汎的愛；我從未給過他什麼紀念品。

奧 我對天說話，我親見我的手絹在他手裏。啊發假誓的女人！你使得我的心腸變硬，我所要做的事我本認為是一種獻祭的犧牲，你使得我把它喚做謀殺；我親眼看見那塊手絹。

德 那麼是他尋到的；我從沒有給他。你叫他來，讓他供出實情。

奧 他已經供了，

德 他供了什麼？

奧 他說他已經享用過你了。

德 怎麼犯姦麼？

奧 是的。

德 他將不會說這話。

奧 當然不；他的嘴已經閉塞住了；戴實的亞高已經設法安排好了。

德 啊！我明白了。怎麼！他已經死了？

奧 如其他所有的毛髮都是生命，我的憎恨也有一齊吞食的大量。

德 噯呀！他是被騙我也是被毀了。

奧 倒下去，淫婦！你當着我的面前哭他麼？

德 啊！你驅逐我，別殺我！

奧 倒下去，淫婦！

德 明天再殺；讓我再活一晚！

奧 不行，你如是抵抗，——

德 只要再容我半點鐘！

奧 已經幹了，便不能中止。

德 只等我再祈禱一回！

奧 太晚了。（他將她窒死）

伊 （在內）將軍，將軍！怎麼了，啊！將軍！將軍！

奧 這是什麼聲音？沒死？還沒有死透？我雖殘忍，究竟還

是仁慈；我不願令你在苦痛中遷延。好，好。

伊 （在內）怎麼了，啊！將軍！將軍！

奧 誰呀？

伊 啊！將軍。我有話和你說！

奧 是了；是伊米利亞；我就來。她是死了。她來大概是報

告卡希歐的死；聲音是很高。哈！不再動了罷？像墳一般

的靜。讓她進來麼？可有好處？我覺得她又動彈了；沒有。

怎樣好呢？她若是進來，她一定要和我的妻談話；我的

妻！我的妻！什麼？妻！我沒有妻；啊！難堪，啊！悲痛！我想現在  
日月必定蝕晦，受驚的大地也要望着上天的變異而  
張開大口。

伊 （在內）我求你；我有話和你說，啊！將軍。

奧 我把你忘了；啊！進來，伊米利亞；且慢，我就來；讓我扯  
上帳幔。你在那裏呢？（開門）

伊米利亞上。

你有什么事？

伊 啊！將軍，那邊出了殘殺的事。

奧 什麼！現在？

伊 方纔，將軍。

奧 這真是月亮軌出了軌道；月亮離地球比平常為近，  
以至使得人們發瘋。

伊 卡希歐將軍殺死了一個名叫洛德里高的威尼斯青年。

奧 洛德里高被殺！卡希歐也被殺了？

伊 不，卡希歐沒有被殺。

奧 不是卡希歐被殺！那麼暗殺是錯了音階，復讐也岔了調子。

德 啊！冤殺，冤殺了！

伊 噯呀！那是賊什麼？

奧 那是什麼？

伊 噯呀呀！那是夫人的聲音！救命！救命！啊夫人，再說話！可愛的德斯底蒙娜！啊！可愛的夫人，你說話。

德 我死得冤枉。

伊 啊！是誰下的毒手？

德 沒有誰；我自己；永別了；替我致意我的丈夫。啊！永別

了（死）

奧 怎麼，她怎麼被害了？

伊 噯呀！誰知道？

奧 你聽見她自己說了並不是我。

伊 她是這樣說的；我得說實話。

奧 她像是一個下地獄的說謊的人；是我殺的她。

伊 啊！她格外的是個天使。而你格外的是個惡魔。

奧 她墮落了，她變成了娼婦。

伊 你誣蔑她，你真是惡魔。

奧 她是水性楊花。

伊 你是性急如火，你若說她不貞潔；啊！她是天真的。

奧 卡希歐和她通姦；不信問你的丈夫。我做下這極端的事，若不是有正當的理由，我該下十八層地獄。你的丈夫都知道。

伊 我的丈夫！

奧 你的丈夫。

伊 說她和人通姦？

奧 是，和卡希歐。唉，假如她是忠實的，雖然上天給我另

造一個整體完好的黃金石的世界，我也不願將她出賣。

伊 我的丈夫！

奧 是的，是他首先告訴我的：他是一個誠實人，最恨黏在齷齪行為上的黏質。

伊 我的丈夫！

奧 爲什麼反覆的說，女人？我說是你的丈夫。

伊 啊夫人！陰謀玩弄了愛情。我的丈夫說她不貞潔！

奧 就是他，女人；我說的就是你的丈夫：你懂不懂？就是我的朋友，你的丈夫，誠實的，誠實的亞高。

伊 如其他真是這樣說的，讓他的壞心一天腐爛一小

塊！他昧了良心說謊：她原是她太愛了她那最齷齪的丈夫。

奧 哈！

伊 把你的最惡的手段使出來罷：你的這件行爲是不配得上天饒恕的，等於你這個人是不配享有她。

奧 胡說！你最好少開口。

伊 你害我的力量還不及我挺身受害的力量的一半哩。啊！愚人！啊！蠢人！像泥土一般的無知！你幹下了這件事——我不怕你的劍；我就是失掉二十個性命，也要給你宣布。救命！救命！啊！救命！摩爾把夫人殺了！殺人了！殺人了！

蒙台諾、格拉希安諾、亞高，及其他上。

蒙 什麼事？怎麼了，將軍！

伊 啊！你來了麼？亞高？你幹得好事，使得人家把殺人的事不得不推在你身上。

格 什麼事？

伊 如其你是一個人，反駁這一個壞人：他說你告訴他說他的妻不貞潔。我知道你是不會說的，因為你不是這樣的一個壞人。快說，我的心裏苦悶極了。

亞 我只把我的感想告訴了他，我所告訴的，他自己都發現是真的。

伊 但你可曾告訴他說她是不貞潔？

亞 我說了。

伊 你說的是說，是一個令人深惡痛絕的說；我以靈魂發誓，是說，是一個陰險的說；她和卡希歐通姦！你是說和卡希歐？

亞 是和卡希歐，太太。別瞎說，閉上嘴。

伊 我偏不閉嘴；我一定要說。我的夫人在她牀上被人殺死了。

衆 啊！上天不准！

伊 是你的報告造成了這場兇殺。

奧 諸位先生，不要驚訝的；確是如此。

格 這可真是怪事。

蒙 駭人聽聞的事！

伊 罪過！罪過！罪過！我纔一設想，我就覺得形迹可疑；啊！罪過！果然不幸早被我猜中；我真痛不欲生了。啊！罪過，罪過！

亞 怎麼！你瘋了嗎？我命令你，回家去。

伊 諸位先生容稟：我本該服從他，但是現在我不能聽命。亞高，或者我永遠不回家了。



奧 啊啊啊（倒在牀上）

伊 唉，你倒下去號啕罷，因為你殺死了一個世界上最純潔可愛的人。

奧 啊！她是淫穢的。我幾乎不認識你了，姻叔。你的姪女在此地躺着呢，是我這兩隻手把她剛剛窒死的。我知道這件事很兇殘可怕。

格 可憐的德斯底蒙娜！幸而你的父親是已經死了。你的婚事是他的致命傷，悲慟切斷了他的生命。假如他現在還活着，這種景象會使得他做出拚命的事，哼，會要使得他罵走他的善良天使，而自趨於毀滅哩。

奧 這誠然是很可憐；但是亞高曉得她和卡希歐做過一千回無恥的勾當；卡希歐自己承認的；她還拿我最初給她的定情物轉贈了給他，報酬他的通姦之勞。我親眼看見那東西在他的手裏；是一塊手絹，當初我的

父親給我的母親的一件舊禮物。

伊 天呀！啊！天神呀！

亞 喂，別作聲。

伊 真象是要揭穿的，真象是要揭穿的；我不做聲，先生？那不行；不，我要像北風一般的自由發言；雖然上天人類，魔鬼，一切一切，都辱罵我，我也要說。

亞 你要懂些事，快回家去。

伊 我偏不。（亞高做舉劍欲刺伊米利亞之狀）

格 呸！你敢劍刺女人！

伊 啊！你這愚蠢的摩爾！你所說的那塊手絹原是我偶然尋到給了我的丈夫；因為他屢次求我去偷這塊手絹，而其請求之懇摯實在顯得是除這瑣細的東西以外還另有重大的作用。

亞 險惡的淫婦！

伊 她給了卡希歐！不是的！不是我尋到的，我給了我的丈夫。

亞 淫婦，你說說！

伊 對天發誓，我沒說謊，我沒說謊，諸位先生。啊殺人的饑子！這樣的一個饑子怎麼配享受這樣好的一個夫人呢？

奧 天上沒有一個雷霆了麼？好一個小人！（他趨向亞

高。亞高刺傷伊米利亞而逃。）

格 這女人倒了：必是他刺殺了他的妻。

伊 是的，是的，啊！把我放在夫人的傍邊罷。

格 他跑了；但是他的妻死了。

蒙 這真是一個奸險絕倫的小人。你拿着這把劍，這是我剛從摩爾手裏得來的。來，在外面把守門；別讓他過去，寧可殺死他。我去追那一個小人，他真是該死的奴才。（蒙台諾與格拉希安諾下）

奧 若每一個小人不吃我一劍，我也算不得勇敢。但是既已鑄成大錯，何苦再逞一時之勇呢？由它去罷。

伊 夫人，你那闕歌唱成了什麼預兆？聽，你還能聽見我嗎？我且做一隻天鵝在歌唱中消逝罷——

青柳，青柳，青柳。

摩爾，她是貞潔的；她是愛你的，殘忍的摩爾；我已說出了實話，我的靈魂可以昇上天國了；我已說出了我所確知的，我亦可以死了，死了。（死）

奧 我的房裏還另有一件武器；是一把西班牙的寶劍，在冰川裏鍛鍊過的。啊！就是這個姻叔，我一定要出去。

格 （在內）假如你要嘗試，你要付很大的代價；你沒有武器，你是一定要吃虧的。

奧 那麼你進來看我，和我談談話，否則，我雖是赤手

空拳，也要和你厮殺。

格拉希安諾上。

格 什麼事？

奧 看！我有一把武器；一個軍人的腰間還沒有佩帶過比這個更好的武器；在當年，就憑這區區的胳膊，這把寶劍，雖有二十倍你這樣的阻難當前，我也曾衝殺過去；但是，無益的虛誇啊！誰又能操持自己的命運呢？今非昔比了。你別怕，雖然你見我手裏有了武器；這裏是我的旅途的終點，這裏是我的鵠的，是我的最遠的航程的標誌。你恐慌而退了麼？這是不必要的恐懼；只消用一根燈草向奧賽羅胸間一刺，他就會退後了。奧賽羅可到那裏去好呢？你現在臉上是什麼樣子啊？不幸的女人！像你的襯衣一樣的慘白！在最後裁判那天我

們遇到的時候，你的這副面容將要把我的靈魂從天堂撞下，讓魔鬼攆捉了去。冰冷，冰冷，我的女人！恰似你的貞操。啊！該死的，該死的奴才。用鞭子抽走我，魔鬼嘍，別讓我看這天神般的姿色！狂風吹我！琉璃燒我！在火焰的深淵裏澆洗我！啊！德斯底蒙娜！德斯底蒙娜！死了！啊啊！

婁都維可、蒙台諾、卡希歐坐在轎裏，警士們捕得亞高上。

婁 那急躁不幸的人在那裏呢？

奧 那就是原來名叫奧賽羅的了；我在此地。

婁 奸賊在那裏把他帶過來。

奧 我看看他的腳；那只是一種傳說。（註一〇）如其你真是一個魔鬼，我便殺不死你。（刺傷亞高）

婁 把他的劍奪過來。

亞 我流血了，先生；但是沒有死。

奧 那我也並不懊悔；我願你活着；因為，由我看，死是幸福。

婁 啊！你這個奧賽羅！你原來是很好的一個人，中了這惡奴的奸計，我可把你當做什麼樣的人呢？

奧 唉，隨便罷；假如你願意，就把我當做一個名譽的兇手；因為我做的事沒有一樁由於仇恨，都是由於名譽。

婁 這個壞蛋已經部分的供認了他的陰謀；是不是你和他共謀殺害卡希歐？

奧 是的。

卡 親愛的將軍，我從沒開罪於你。

奧 我相信，我求你饒恕。我請你可否問問這個半人半鬼的東西，倒底爲什麼要這樣陷害我的靈魂身體？

亞 什麼也別問我；你所知道的，你都知道了；從此以後，我一字不說。

婁 什麼！不祈禱了麼？

格 上刑罰就能令你張口。

奧 哼，你最好是不開口。

婁 經過的情形我要叫你明白，我恐怕你是還不知道。在被害的洛德里高的衣袋裏尋到了這一封信，還有這一封；有一封裏寫明謀殺卡希歐是由洛德里高擔任。

奧 啊！惡人？

卡 最傷天害理的東西！

婁 這裏還有一張憤懣不平的字條，也是在他衣袋裏尋到的；這張東西，大概是洛德里高原想送給這一個該死的混蛋的，或者是正在這時候亞高走過來結果

了他。

奧 啊這險惡的奴才！卡希歐，你倒底怎樣會得到我的妻的手絹呢？

卡 我在我的房裏尋到的；他方纔自己承認是他故意丟在那裏，爲要達到他所希冀的特殊的目的。

奧 啊傻子！傻子！

卡 洛德里高的信還說好些怪罪亞高的話，因爲是他唆使他在值班的時候向我挑釁；我之所以被免職也就是由此而來；他就是方纔已經像是死了半晌之後還說呢，亞高殺了他，是亞高主使他的。

婁 你要離開這屋子同我們走；你的職權已經撤消了，塞普勒斯現由卡希歐統治。至於這個奴才，假如有什麼殘酷的刑罰能讓他多受苦痛而又長延時日，都要令他嘗受。你是要嚴加監禁的，等到你犯罪的情由呈

報到威尼斯政府來，帶他走。

奧 且慢；在你走前我還有幾句話說。我對國家曾經建過功勞，他們是知道的；這且不提。我請你，你呈報這一段不幸的案情的時候，提起我來只消報告我的本來面目；不要爲我開脫，也不要下刻毒的刀筆；隨後，你要說我這個人是用情不明，而又用情太過；本不容易猜疑，而疑心一被逗起，卻又極度的昏迷；像是一個粗魯的印第安人，隨手拋棄了一顆比他全族價值還大的珍珠；我這一雙不勝悲愴的眼睛，雖然向不溼潤，這一回卻斂斂墮淚，像是阿拉伯樹之滴藥漿一般的迅速。把這句話寫下來；再說，有一回在阿萊波，有一個惡劣的纏頭的土耳其人毆打一個威尼斯人並且辱罵威尼斯，我便扼住了這回教徒的咽喉，這樣的一擊。（自刺）

婁 啊好慘的結局！

格 所說的話都是枉然了。

奧 我在殺你之前，我吻了你；只得如此，（倒於德斯底

蒙娜身上）我自殺再死在你的吻上。（死）

卡 我已經料到這一點，但我以為他沒有武器；因為他是極光明磊落的。

婁 （向亞高）阿斯巴達的狗（註二）比苦痛，飢餓，海

洋，還要殘酷。你看看這一牀的慘但的屍身；這是你幹的好事；慘不忍睹，遮蓋起來罷。格拉希安諾，你守着這屋子，接收摩爾的財產，因為是該由你繼承的。總督閣下，如何判處這個罪大惡極的奸賊完全由你定奪，時間，地點，以及刑罰啊！請你執行罷。

我就上船，以滿腔的慘痛。

向政府報告這慘痛的案情。（衆下）

## 註釋

(註一) 原文 a fellow almost damnd in a fair wife 意義不明。  
(註二) 言如隱衷洩露，則事必敗，無異於將心暴露自取滅亡。即謂決守秘密。

(註三) 古歌謠，見 Percy's, Reliques

(註四) 據 Cowden Clarke 謂奈泊爾斯方言多鼻音，故云。

(註五) No 雙關語，有「居住」及「說謊」二義。

(註六) 奧賽羅所傷者是心，不是頭，故以為是譏笑之意。原文 "a hor-

rid man" 直譯應為「額上生角之人」，意即烏龜，所謂傷龜，或即指額上生角而言。

(註七) 凱旋式如羅馬典禮，說起「勝利」遂聯想到羅馬人。

(註八) 或解做：「你給我打上烙印了罷？」

(註九) 聖彼得之任務為看守天堂門。「你……」是指伊米利亞實。

(註一〇) 據傳說，感覺的脚趾分枝。

(註一一) 斯巴達人。受苦痛而不作聲。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82382.1)

奧賽羅 一冊

Othello, The Moor of Venice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William Shakespeare

譯述者

梁實秋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權所  
翻印必  
究有  
\*\*\*\*\*

六五五三上

精

(本書校對者 龍旭元 林仁之)

傳

